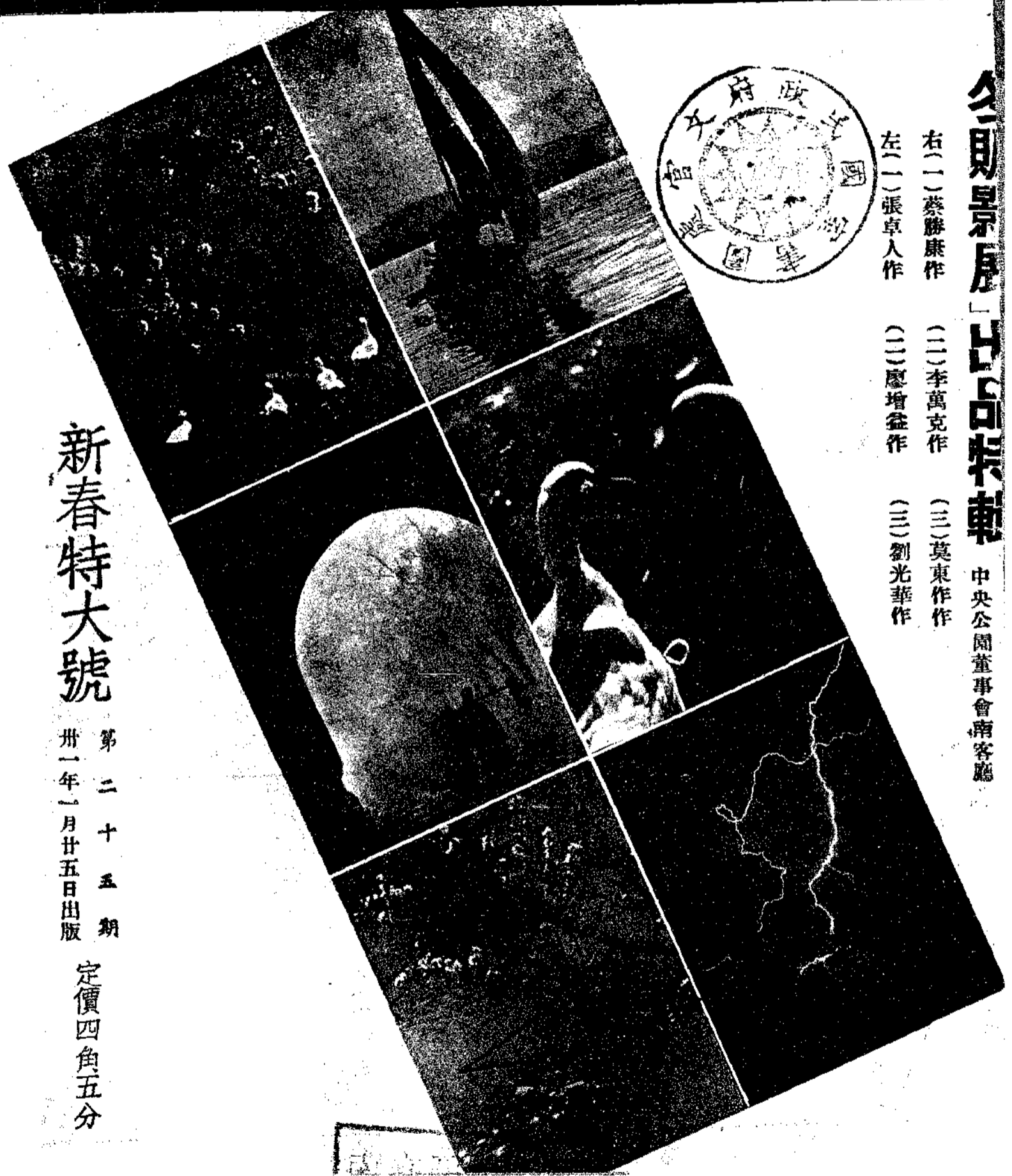


# 新 報

## 冬則景原「出品特輯」

中央公園董事會南客廳

- 右(一)蔡勝康作
- (二)李萬克作
- (三)莫東作作
- 左(一)張卓人作
- (二)廖增益作
- (三)劉光華作



### 新春特大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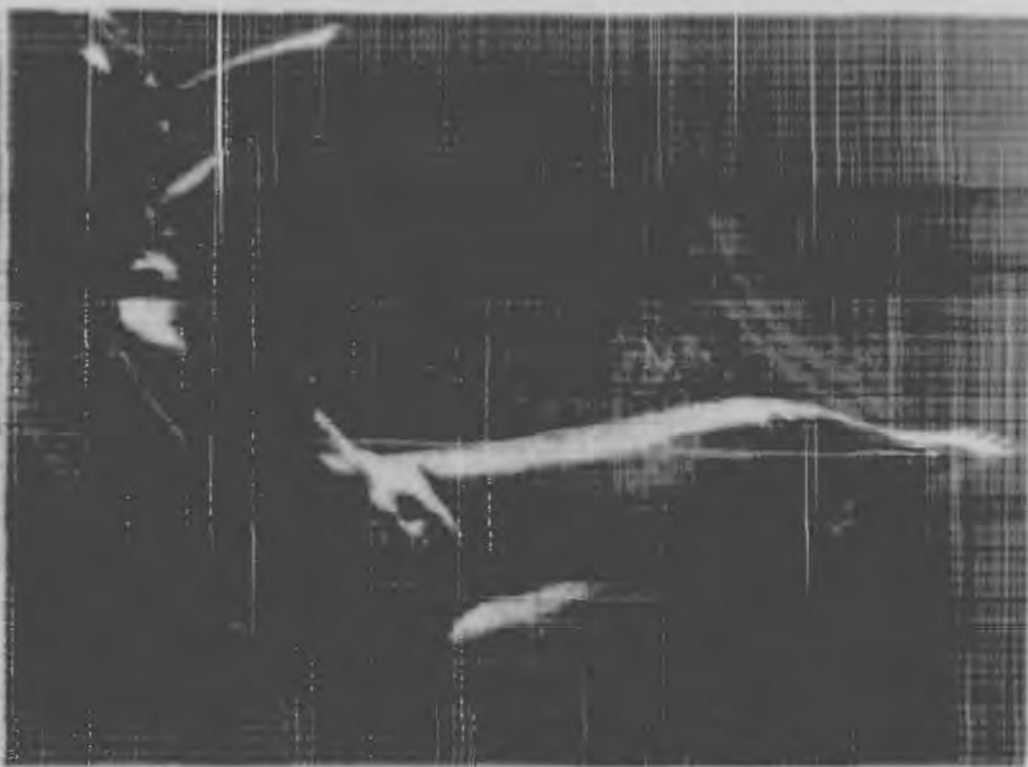
第二十五期  
卅一年一月廿五日出版

定價四角五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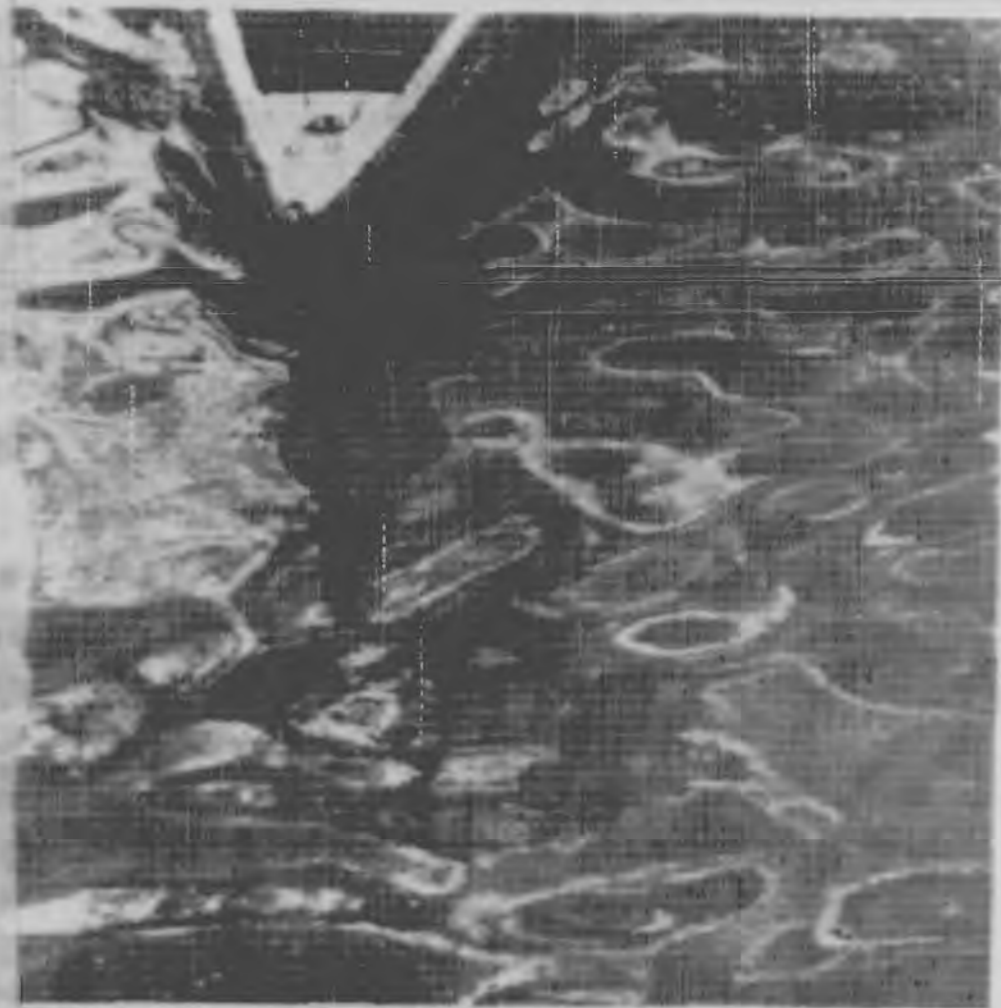
# 冬賑影展「出品特輯」

← 曹世鏗作

← 唐兆霖作



← 周大林作



↑ 賀為雄作

作夫額李

← 作東園李



← 曹世鏗作



## 冬賑影展收支報告

△收入

門券一二二〇張：二四四元

售展品九件：六六元

中央公園委員會捐：一四元四

包太太捐：五元

劉夕草先生捐：二元

唐兆霖捐作品所得共一元八

袁笑星捐：二元

聽鴻閣捐：二元

二四五元

共收洋五八〇元二角

△付出

購文具：七元五角

白布：六元八

展覽房租及燈火：四五元

印件：三九元八

付展品作者：一三元二

招待宴：一二元

搬運費：二元

茶房：二元

隨票贈藝術與生活七〇〇冊

二四五元

送實報冬賑部洋二一六元二角九

共付洋五八〇元二角

# 特載

## 華北軍報 道部長

### 談華北一般情勢

民衆意識一新 奮起協力日本



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華北一般情勢，可以一言以蔽之，即極爲平靜是也，蓋大東亞戰爭勃發之同時，軍當局依據國際法，立將敵國兵力解除，並將其權益財產之一部，亦收回掌握之下，至此，在華北殘存之英美勢力，已掃除淨盡，此實爲根絕東亞百年之禍根，而至可欣慰者，積年以來英美狡猾侵略政策之欺瞞，對華北民衆之影響，殊覺深刻，正當人心懸揣之時，突有此疾風迅雷之大變革而人心並未有何等動搖，政治經濟等各方面亦均極平穩，所有必需接收之物件，亦能依照辦理，殆基於吾方事前與事後之適當措置，及在大東亞戰爭中所獲赫赫戰果之所致也，然從來華北民衆中，因敵方播弄惡性宣傳有曲解日本八紘一宇之精神，與過小評價日軍實力之傾向，然自此次戰爭勃發後，此等誤解，已經掃除淨盡，一改其從來之偏見與固執，勃然而與東亞共同之意識，尤以自戰爭勃發以來，華北民衆對日本之聲援，如火如荼，及舉行民衆大會，提出大量獻金，誠屬前所未有之情況，此實不勝感激之至者，試更觀自大東亞戰爭勃發以來之偽方情況，重慶政權，因妄斷抗戰勝利之時，已經到來，乃部署全面遊擊，雖已對各偽戰區積極激勵，然日軍之

一，口口部隊進攻傅作義偽軍之鄂爾多斯。

二，山西口口部隊，對太原西方地區共匪之攻擊。

三，口口部隊對冀中冀南地區共匪之作戰及其他在各方面以先發制人之行動，撲滅一切，而未見何等反擊者，允足證明偽軍全般戰力，已大形低下，蔣介石前曾對偽軍將兵發出激勵，謂「太平洋戰爭，已對日本有利展開者，固爲事實，然我將兵應不喪失士氣，以冀獲得最後勝利」，其初係將日本戰勝之真相，一氣隱瞞，及經過若干日後，非僅不能再行欺瞞，且均爲事實所證明，將重慶之苦惱，完全暴露無遺，並由於此次敵國權益之被接收，其從來充作對蔣軍與共匪物資供給地或謀略地之天津，青島等處，敵性勢力已經覆滅，乃益增加匪偽之困窮，一方由於日軍之活躍，華北治安今後必有特別飛躍進展，乃毫無疑義者也，軍方因大東亞戰爭南方之成功，決以堅強意志，強化從來之施策，而向建設華北之途邁進。

品禮尚高 電刻夾銀

電話購貨請叫南局一九二九號

歡迎各地批發



地址前門外廊房頭條中間路北

專製電刻夾銀

啟所刻電庭家

玉容粉

專治皮膚黑糙各症

地址北京東四錢糧胡同四二號

乾坤膏

專治男婦內外各症

美容皂

專治疙疸斑點各症

前清王府總管

德善堂

劉宅真正

王府舒肝丸

專治各氣

千金散

專治小兒虛實各症

保腎丸

專治遺精痿洩各症

濟坤丸

專治經帶胎產各症

保肺丹

專治咳嗽痰喘各症

宜咸畫書 汁墨光寶



全國紙店書店均有代售

製社墨製學科光寶

同胡老秦內安 京北  
八五三〇(四)局北話電  
〇七七話電 莊家魏 南濟

廠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路西

專做男女新式皮鞋  
修理舊鞋



皮鞋專家

莊邊花店線陞恒

自運華洋雜貨綉品  
香品針線絲帶花邊  
繡線繡絨杭紋金線  
金邊光片花邊鑲嵌  
珠石戒指耳鉗童裝  
繡枕鞋面各種禮贈  
禮盒禮券凡居旅外  
界用品無不精美齊  
全歡迎試購參觀貨  
高價廉  
北京前外大街家胡同  
西口電話南分  
局三六一號

# 寶青春

老牌醇母製劑



## BIOZYGEN

### 青春曲

常服本品

營養豐富增活力  
老幼男女皆愛服

四季康強病不侵  
鮮美常留齒頰芬

一 春風吹拂拂 贈即寶青春 色香味並美 功效更無倫 健食整腸胃 身體康以寧 願即且服食 聊以慰妾心

二 夏日長如歲 贈即寶青春 營養豐且富 抵抗力倍增 霍亂吐瀉 遇之盡遁形 願即休輟食 好見妾心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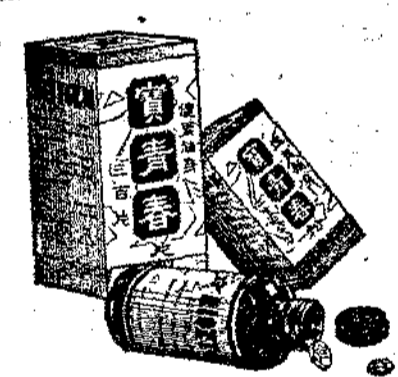
三 秋菊凝霜雪 贈即寶青春 富合惟他命 代謝整新陳 精神日以新 願即動服食 妾意亦歡欣

四 冬寒漸凜冽 贈即寶青春 滋補恒常品 健壯勝恆人 無憂羅腳氣 不怕寒威侵 願即常服食 白育慶金婚

一服本品

得開胃助化之功  
飯量加而體重增

無食積便秘之患  
脚氣面疱皆治愈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字仁  
16

北華廠藥亞新  
辦事處  
天津：南開路四十一號  
青島：天津路八十號  
北京：東單三條胡同一號  
天津：英界九號路六十號

何子康藥師監製

前任信誼藥廠總經理

# 參茸賜保命

補丸 補針

極星牌

## 中國科學界之偉大貢獻

藥學專家何子康藥師為我國研究賜保命製劑之先進者早有出品供獻社會積十餘年之經驗最近製成全激素臟器補劑命其名曰「極星牌參茸賜保命」乃多種賜保命之結晶其化學方式為 C<sub>20</sub>H<sub>32</sub>N<sub>4</sub> 功效之偉大 迥非市上僅以翠丸提汁者所能企及也

### 統治

力乏疲勞	未老先衰
遺精陽萎	肺癆骨癆
發育不良	痺痿腳氣
腰痠背痛	目眩耳鳴
惡性貧血	醫淡萎黃
病後失調	產後體虛

藥房均售

參茸賜保命「神經」  
 參茸賜保命「婦女」  
 參茸賜保命「戒煙」  
 參茸賜保命八大表徵

(一)腦神經衰弱 性神經衰弱 胃神經衰弱  
 (二)月經不調症 體虛白帶症 生育艱難症  
 (三)不妨碍精神 不誘發宿疾 不復萌煙癮  
 (四)消化力強 (五)食慾亢進 (六)血色素增加  
 (七)赤血球增加 (八)體重增加 (九)精神活躍  
 (十)動作有勁 (十一)不易傳染疾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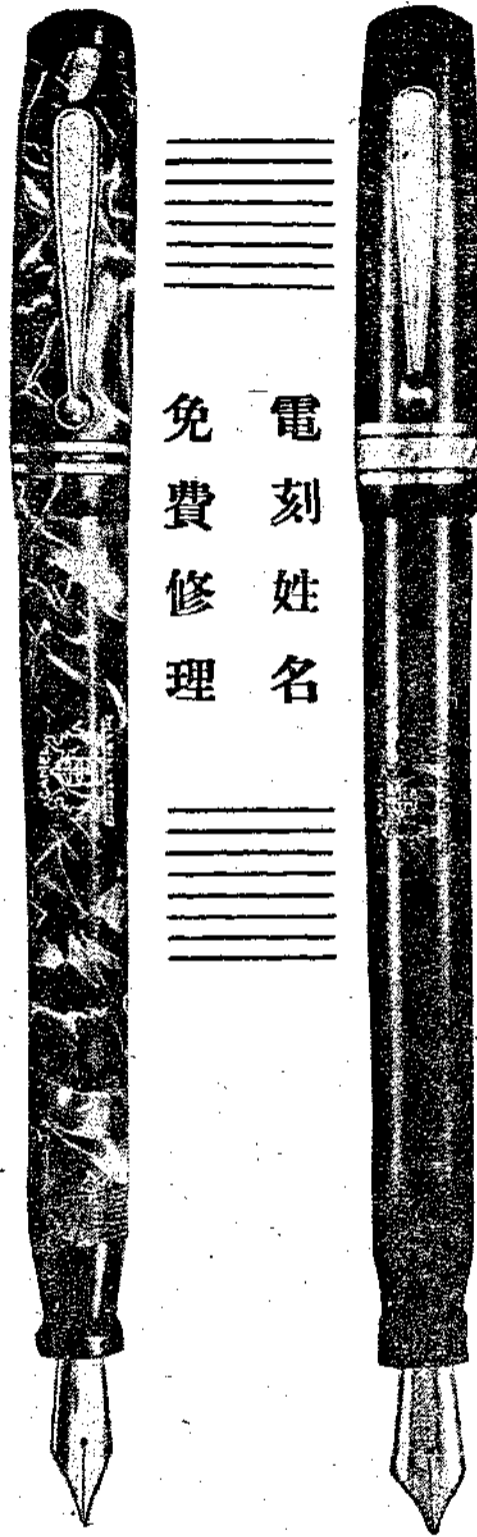
# SUNMOON SPERMIN

上海極星化學製藥廠出品

# 李廣泰自來水筆專家

## 鋼筆大王 雄據華北

水手牌自來水筆總批發處  
經銷世界名廠的各種金筆



電刻姓名  
免費修理

特點

白金筆尖磨平無價掉換

Sailor



地址 北京東城燈市路口南七十九號

# 「吶喊」一年來

笑星

不事一而個人不是寫小說的，雖然六七年來也曾創作過，而偏要來「吶喊」，有人也許認為是「好管閒事」，而我則以為「吶喊」的創作，是「好管閒事」的「好管閒事」。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近六、七年來，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在這一九四二年的開始，我已經在「吶喊」的創作上，投入了極大的力量。

- (一)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二)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三)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四)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五)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六)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七)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八)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九)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 (十) 希望本刊在春、夏、秋、冬四季，能出版四期。

**藝術與生活** 二十五期 新春特大號

民國卅一年一月二十五日出版

編輯：胡同

發行：胡同

地址：北京西四大街

電話：南三局二四二五號

## 本期要目

- 夜：江子(七)
- 綿雨季：二水(三)
- 清明節：紅雪(二六)
- 老書記官：曹原(三〇)
- 路伴：黃軍(二五)
- 連貴的一天：李磊(三〇)
- △攝影▽
- 冬賑影展特輯：(封面及封裏)
- 冬賑影展座談會：(四)
- ×藝術時評×
- 漫罵與批評家：謝溥謙(三)
- 有感于「文藝家與毒品販賣者」：余皖人(三)
- 答公孫嬌：穆穆(三)

**宣戰後的**

- 上海戰後的：旅滬老人(四)
- 上海話劇壇：汝(四)
- 中國第一部長：濤(四)
- 卡通影片上：塔揚(二)
- 世界文藝動態：桂青浩(二)
- 國際樂壇報道：桂青浩(二)
- 麗薇(八)：郭遜(四)
- 結婚讀本(二四)：惠桐譯(四)



# 輯特作創次二第

軍黃……伴 路五 雪紅……節 明 清三 子汀……夜一  
 磊李……天一 的貴連六 原曹……官 記書老四 水二……季 雨 綿二

## 夜

七月末稍，綠森森的高梁  
 棵長遍了遼闊的原野。  
 傍晚，黑壓壓的雲彩，團團  
 的滾在西半天遙遠處起伏的巒崗  
 底頂顛上，和一片黑陣陣鬱鬱的  
 樹林底稍頭。太陽拖着疲倦的  
 步伐，躲在亂山堆裏，恰像一位  
 垂死的老人，呼吸着他最後的喘  
 息。夜底衣裳底邊沿底影子，悄  
 悄地，悄悄地，模糊了大地上清  
 晰的輪廓。田塍上茅草塔成的窩  
 棚，朦朧裏，倒像是一匹一匹蹲  
 着的猛獸，噩夢般，裂着巨嘴，  
 睜着圓溜溜的大眼睛，窺探着這  
 寂靜的農村。  
 晚風吹乾了狗舌頭尖上的汗  
 珠，吹歇禾苗的喘息！  
 大狗子蹲在大門口，呆呆地  
 盯着天地底盡頭，那一條黑白銜  
 接的圓弧；從那兒掠過陣陣的晚  
 鴉，穿進對岸的樹林，打上幾個  
 盤旋以後才漸次的安靜下去了。  
 這時候，林邊通過禾場的曲徑上  
 蠕動着一群從田野歸來的小夥子  
 們黧黑的影子。絲絲的晚風挾着  
 他們熱情的戀歌，突地擾亂了大

你也唱來我也唱，  
 都唱家鄉好悽涼；  
 我唱蓮蓬吃過餘空壳，  
 你唱小伙子逃荒剩空房。  
 ……  
 粗壯的音調，伴着他們原始底情  
 懷，一鼓腦兒的鑽進烏雲底縫隙  
 裏，消失了。  
 「哥哥！瞧！這隻小猴子編  
 的多好玩，這是左伯伯……」二  
 狗子揪着一隻狗尾巴草編成的小  
 猴子，起勁的說着。  
 「哼！」大狗子連盯一眼都  
 莫有，僅僅的從鼻孔裏排擠  
 出一股子有力的呼吸，一下子把  
 二狗子底一團興頭給「哼」跑啦  
 ！由不得二狗子憤恨地朝地上吃  
 勁地吐了一口唾沫。——可莫敢  
 罵出聲來。  
 誰也不再理誰！  
 「哥哥！看四喜子和阿桂他  
 們倆！」二狗子首先開了腔。  
 阿桂牽着他家底那條老田牛  
 ，一跛一跛地，一跛一跛地跟在四喜子  
 底屁股後頭；從河邊草坪上朝這

## 汀子

用木椿和枯枝搭成的草橋，  
 伸長了脖子，不眨眼地朝河裏  
 探。阿桂不耐煩的一股勁地拉  
 牠向前走。一眼瞥見大狗子  
 ，故意朝前趕上一步，扭過頭  
 ，裝做莫啞誰見；放開嗓門，  
 準四喜子底禿腦袋吃力地說：  
 「有人底媽養漢，五毛錢  
 多便宜囉，四喜子，趕明兒你  
 不……」  
 「我？我可不去！我可嫌  
 媽是老×！對不對？」四喜子  
 壁說，一壁朝大狗子哥倆直翻  
 眼。  
 大狗子漲紅了臉，紅的簡  
 像一隻剛下過蛋的田雞；一腔  
 怒的火焰燒的他跳將起來，空  
 朝四喜子罵道：  
 「媽底×，你說誰？」  
 「說誰？……我可莫眼  
 說，你管不着，反正誰底媽養  
 誰知道！對不對？」  
 「管不着？！要不是老子管  
 你，你怎麼會長這麼大？」  
 「誰希罕雜種羔子，一個  
 幹麼有這們多的爸爸。——」

有左鬍子啊！反正頂少足够十席，反正是雜種羔子。還想朝我喚爸爸，反正我可不要！阿桂你說對不對？……」

四喜子越說順了嘴，嘴嘴倚角上底唾沫星子，像個小噴壺似的不住的朝外冒，剛說到「對不對」，冷不防地大狗子底拳頭劈地打在他底後腦勺上。

「操你娘的，你敢打人？」  
「打你！怎麼樣？」  
兩個人扭打在一起，分不開。

阿桂圍繞着他們倆直打盤旋，才想抽冷子打一拳，却被大狗子一抬腳給吓回去。急忙拉着牛朝家裏溜。順便照準二狗子底脊樑骨上駕滿勁的來了一掌。

二狗子擠了擠眼睛，細着臉，哭啦！  
「操你妹妹底，別欺負小孩！」大狗子扔下四喜子。

阿桂着了慌，想二步併成一步，一口氣逃到家裏。——天大的事也就完啦！可是牛偏偏是那種天生就的老脾氣，不管阿桂多着急，牠仍然是大模大樣慢騰騰地愛動不愛動的神氣，急死人，莫辦法，整扭！

「操的！好小子，別跑！」大狗子一脚踹在阿桂的屁股上。阿桂嘴角朝下一撇，眼睛一

大狗子挺着胸脯，兩隻手齊搭着腰，像一條好漢似的雄赳赳地凝視着敵方的動靜。——四喜子和阿桂——準備等待着最後的撕殺。——熬似一位中世紀行俠作義的武士。

天確實晚啦！每一家底屋頂底烟肉裏都鑽出縷縷濃厚的炊煙。空氣裏也迷漫着一股子潮濕的，刺鼻的，燃燒了枯草的苦味的氣息。

四喜子盯了大狗子一眼，偷偷地溜過大狗子底身旁；見大狗子莫動頭，才猛地撒開腿。——跑啦！

「雜種小子，趕明兒老子也跟你媽睡一覺，看你小子還敢再欺負老子不？」四喜子跑出來把遠，才喘過這口氣來。一壁跑一壁扭回頭，瞧了瞧大狗子莫動靜。挑戰也似的又開了腔。——罵起來。

四喜子心裏頭有數，準知道大狗子保險趕不上啦！大狗子真的莫動頭，只瞪着眼睛看四喜子那條被黑暗吞蝕的背影。發着呆。

大狗子近些日子再也不像早先了，大狗子有心事。時常一個人蹲在角落裏，思索着，讓幻想和苦悶整天價在他腦袋裏打着盤旋。

都怨媽媽不好，讓四喜子他

八羔子」。羞大狗子底臉。

「操他妹妹底，等大狗子坐了大皇帝，非全教四喜子他們都吃了洋黑棗不可！」

媽媽一天比一天的削瘦了。從前——打大狗子記憶那天數起。

——媽不是整天價在家裏燒飯，就是到田裏和爸爸一樣的打轆轤，看禾場，割麥嗎？誰知道，如今不知怎的，媽竟喝起酒來；一喝醉簡直和鬼一樣；瞪着爬滿了血絲的大眼睛，尖着嗓子學鬼叫，罵爸爸「壞良心」！

事情真讓大狗子納悶。當爸爸離開家的那天底清早，爸不是一個人背着個小包袱；媽拉着大狗子送爸到街底盡頭嗎？爸爸親了親大狗子的臉，莫有說什麼，——也許大狗子忘啦！——只記得眼睛裏含着兩窪子眼淚。媽一邊擦着鮮紅的眼皮，一邊告訴大狗子說：

「大狗子是好孩子，大狗子不跟爸爸去；大狗子乖乖，咱們不絆爸爸底腿，讓爸爸一個人去逃一條活命吧！……」

大狗子哭，媽媽和爸爸也都哭！

第二天，街上就來來回回淨是些穿灰色衣裳，荷着洋槍的小伙子；亂烘烘的在街上走。大狗子跟媽媽都莫敢出門，只靜靜的在家裏聽着那怕人的槍響。……

裳的小伙子也不知道那兒去啦，村子裏的人也少啦！

一直到現在算起來已經過啦好幾個新年啦！媽整天老是淌着眼淚罵爸爸太狠心，拋下這麼二個小東西，連一封信也不朝家裏稍；賸下她孤零零的弄活着這們二個小東西過苦日子；死不能死，活不能活的。

後來……後來不知怎的，左鬍子，楊陵道，担掌鈞，倒現成……他們就這個來，那個去的，漸漸的和大狗子混熟啦！

大狗子頂恨左鬍子和担掌鈞他們倆。媽媽讓大狗子叫他們伯伯，大狗子是天生的牛脾氣，大狗子偏不？操他妹妹底！不用說別的，就看左鬍子那一臉絡腮鬚，從腮幫子上一直黑森森地拖到胸膛的下面。担掌鈞瘦得像一隻落湯鷄，細長的脖子，燒餅大小的小的腦袋瓜插在彎曲的身子上。呸！簡直三分像人，七分像鬼！

他們都是壞蛋。——一喝醉了酒，就喜歡打人。打媽媽耳刮子，掃媽媽底癢處，讓媽媽笑給他們看。大狗子頂怕媽這種笑！這種笑還不如哭使大狗子來得好受。

他們中只有倒現成是個好人，媽敢打他耳刮子，像左鬍子打媽一樣的打得山響。——可是媽媽偏偏不喜歡他，媽媽說他窮光蛋，莫油水。

媽媽底脾氣越來越變得像六

月天底雲彩似的，讓大狗子捉摸不透。打半天沒人來，媽會埋怨二個小鬼頭累的她好苦；詛語爸爸得不了好死，讓她一個人在家裏死都不能心淨。有人來，媽苦愁着臉，雖說硬擠出一股子笑勁，但一片沉痛的陰影，和眼眶裏的淚珠，那是永遠可以看到。叫大狗子帶着弟弟出去玩，別惹媽不痛快，老半天才准回家的。

有時候媽半夜天還回不來，叫大狗子哥倆挨着空肚子鬧飢慌。這麼着媽就拿出個塊兒八毛的，叫大狗子去量米，買棒子面，買老醃菜。大伙吃。……

「哦！黑忽忽的，我當是誰？原來……哈！哈！你小子倒吓伯伯一大跳。……」

大狗子正想着，冷古丁地担掌鈎站在他底痔樑後頭。彎曲的身子，越法顯着有點子彎曲啦。右手提着一隻酒瓶子；左手揪着一根圓棒似的黑條貨，突地朝大狗子眼前一晃。反把大狗子給嚇地一楞，心窩裏頭却「嘩咚！嘩咚！」地跳起來。

「好小子，你猜，伯伯拿的是啥玩意？」

担掌鈎與冲冲的朝大狗子說。圓圓的小腦袋也隨着他說話的波濤，像一面簸浪鼓似的來回上下不住地搖擺着。

子一個眼都瞧不上，大狗子連盯一眼都莫有，只不起勁的答道：

「不知道！」

「媽個×，你瞧！這是伯伯打城裏給你小匣子買來的，小匣子啊！」

大狗子這種冷淡勁兒，倒有點子讓担掌鈎失望。只好改變方針，爽性來個乾脆，隨手就把小匣子遞到大狗子底手裏來。

大狗子吧睜着眼睛，欣賞着這新奇的傢伙。——尺多長的竹管子，上面一排鑽着幾顆圓溜溜的小眼睛。——大狗子害怕也似的把它塞進嘴裏去，輕輕地試吹了一口氣。

「烏——烏——烏——」

担掌鈎也笑了。你媽哪？」担掌鈎緊蹙着小眼睛，把嘴擊到大狗子底耳朵根上，好像怕大狗子聽不見似的。可是又故意的壓着嗓子，又似乎怕被別人偷聽了去。——大狗子頂討厭這一手。要不是給大狗子買啦一隻小匣子，大狗子早溜跑啦！——誰理他！

「在家哪？」

「幹麼啦？」

「莫幹麼！和雲奶奶閒坐着呢。」

「走！回家讓媽瞧瞧好不好？」

大狗子站起來，莫則聲！跟在担掌鈎底背後。走。

屋子裏黑黢黢的，乍進來，眼睛却失掉了技能，只有用鼻子嗅出方向。可是過會子眼睛糊模的也就辨清一切啦！——牆上底泥坯剝落的只騰下一把蒼老的骨頭，漆黑爛光的屋頂，到處佈滿了蜘蛛底網。

對門是一座土炕。炕底旁邊塞着一張將要輪倒的八仙桌；這邊就着炕沿，那邊靠牆放着一把破圈椅。屋角裏讓破碎的傢俱——飯鍋，碎煤，飯碗——堆積成一座小小的山，似乎它們都在那兒湊熱鬧似的。——到處紊亂得幾乎找不到一個落脚的地方。

八仙桌上蹲着一盞半睡眠狀態的洋油燈；它散溢出一片昏暗的光輝，渲染着雲奶奶一張顫動的癟嘴，咧咧咧地對着媽底蒼白的面孔：

「大狗子爸也是莫法子才逃走呀！你想想，大砲轟轟地山響，年輕的小伙子們誰不怕白白的送掉性命……」

「再說大狗子爸絕不是那種莫良心的人，只要天可憐見……」

「道路一通，他一定會回來……」

在想什麼！

「哈！哈！今天咱們得痛快的來一壺！你瞧！這是真正二鍋頭！」（註）

担掌鈎一跨進門坎，就張開大嘴先乾「哈！哈！哈！」一陣子，嘴角一直快裂到耳根子上。隨着說話底尾巴，担掌鈎猛地把酒瓶子蹲在桌子上，嚇地燈火都趕忙把腦袋縮回肚子裏去；屋子裏馬上陰暗起來了。

一屁股歪在炕頭上。

「準知道，只要担掌鈎見人——打「哈！哈！」，那腰帶上底錢袋裏，準又裝了個塊兒八毛的啦！要不！一天到晚總是苦葬着臉；像一團黑風似的；怪嚇人。」

媽趕忙從炕上站起來，推下一個笑臉。——苦悽的笑臉。順手攆亮了燈，靠着炕沿，瞥了雲奶奶一眼。

雲奶奶正雲呀雲地雲着她昏花的老眼，瞅見牆壁上有一個臭虫，趕忙伸出一根手指頭塞進嘴裏去，蘸了些唾沫；朝牆上一按，然後放到鼻子上慢慢地嗅着。

「幹麼這些日子都莫有來，怪不得人們都說你是只莫尾巴的兔子！」

「媽底，爛×貨，誰說來？老子是莫尾巴的兔子！……」

担掌鈎假裝正經的質問着。等媽剛扭轉過身來，他就一把將媽攆

在懷裏，翻倒在坑上了。

「操你個臭X的，教你踏脫看你下次還……」

二條腿在媽底肚子上打着盤旋。手也跟着忙起來，掃媽底癢處，摸媽的奶頭，讓媽「咯吱！咯吱！」的狂笑。

直等媽討了饒；担掌鈎才狠狠的照媽底臉且子咬了二口；然後用拳頭對準媽小肚子底下面，猛的一杵，拉着皮簧的長聲，裝模作樣的唱着：

「鬼子——也——有個……窠呀」

媽媽一咕嚕地爬起來，整了整衣裳，漲紅的臉一直燒到脖子的下端。急促的喘着，半天還說不出話來。

大狗子有點恨媽媽，幹麼媽非惹他們不可，和他們胡鬧，找罪受；過後又要朝大狗子哥倆發脾氣。

「你見直不是啥好人，不管營着誰，儘管動手動脚的……」媽半開玩笑，半正經的說。右手不住地摸索着臉且子上被担掌鈎咬紅的一大塊。

担掌鈎笑了。——笑底陰影裏充滿了一股子獸慾的滿足。

「呸！操他妹妹底！」大狗子恨恨地吐了一口唾沫，要不是怕媽不高興；大狗子恨不得抽担掌鈎二個月刮子。

大狗子撇了撇窗外，黑洞洞

的煞也賦不見，莫法子，天晚啦。

！真使大狗子英雄莫有用武之地。「好！」爽性一個人悄悄地爬上坑頭，倒在二狗子底身旁，蒙住頭，不再聽他們這些鬼事。

等爸爸回來再算帳。——大狗子想。

媽擺好了酒，把一包鹹驢肉放在桌子底當中。讓雲奶奶坐在椅子上，媽扯了一個凳子打橫頭。

雲奶奶首先挾了一塊紅吃吃的驢肉，送進牠那嚙嘴裏。讓下巴整個的包住上嘴唇，「叭！叭！」地細細地咀嚼着。

「怎麼？大狗子不吃點，睡啦！」——雲奶奶底聲音。

「不！別管他！」——媽底腔。

大狗子不吃這種髒驢肉。「臭！」——操他妹妹的！偏偏的鹹驢肉香噴噴的滋味，一股勁地朝大狗子鼻孔裏爬。唾沫也來欺負大狗子，不聽大狗子底指揮啦！越怕它們出來，它們越往外冒，才嚙淨，又滿啦。

「大狗子不愛吃，大狗子吃過驢肉！等大狗子發了洋財，一天到晚儘吃猪肉，——嘿那才香甜哩！」

大狗子吃勁閉住眼裝睡，可是心裏却老不能寧靜，老在打盤旋，老朝驢肉上想。

一杯一杯的老乾隨着他們淫褻的調笑灌進肚子裏去。——酒

燒紅人們的面龐，遮住了人間的羞恥；但也能引起人心靈底深處埋葬着的悲愁啊！

操他妹妹底，越大狗子睡不着，担掌鈎越偏偏故意「唧唧呀呀」地尖着嗓子學鬼叫：

小娘們長得眼兒尖。不上地來不種田。兩隻奶頭換飯吃。撒尿係貨掙洋錢……

起先媽坐在自己底凳子上，幾杯灌淨，媽就蹲在担掌鈎的懷裏了，担掌鈎眯縫着小眼，等着媽端着酒一杯一杯的送到他底唇邊，他一仰脖子，灌進肚子裏去，然後塞進一塊鹹驢肉。

突地一陣鞋響；沉重的急緊的，隨着風勢屋子裏闖進了二條蹣跚的人影，最先發現的是一顆毛叢叢的人頭，後邊還跟着一位穿長衫的傢伙。——一下子左鬍子就滿不在乎的挺着腰板，雄糾糾的站在屋子底中央了。

媽一瞧見左鬍子底腦袋，就先着了慌。剛才的醉勁也嚇跑啦半截子。呆呆地站着，嗷嗷左鬍子，又嗷嗷担掌鈎，不知道怎麼辦才好。二條腿不住的打着抖索，「哇」的一聲哭啦！

「糟糕！」——大狗子揉眼睛偷偷地溜下來。

雲奶奶底小腳根扭呀扭的，

到左鬍子底跟前；牠癢了癢的嘴像哀求也似的扯着左鬍子的衣角。

「左先生，你是明白人，嘻嘻……明天你再……」

「什麼？明天！」他轉過臉又對準穿長衫的傢伙說：「老子們也是花錢買的，為啥要等明天對不？」

左鬍子滿臉黑森森的絡腮鬚子，一根一根的像鐵柱子般的直豎起來，唾沫星子宛若從森林裏冒出來的噴泉，一下子噴了雲奶奶個滿臉花。

「左先生，你算可憐她們娘兒們，大狗子媽也是莫法子才幹這個呀，指望着一個人，你想想怎麼修好一家三口子底嘴活……你修修好，明天你……」

「我怎樣？」左鬍子撈起袖子朝雲奶奶臉前一幌，嚇得雲奶奶急忙向後退，險些兒碰到大狗子底身上。

担掌鈎也想開腔示威；但瞧了瞧不是左鬍子倆的對手，話剛爬到嘴邊，又猛地壓回肚子裏去。只瞪着小眼睛瞅着左鬍子，

「哇啦！哇啦！」的咆哮。

「媽底臭X你說你打算攆老子走也成，除非你不再買……統……把老子二年多花了的錢……統……」

左鬍子還莫說完，媽就突的向他撲過去。膝蓋屈在泥地上，

向他撲過去。膝蓋屈在泥地上，

藝壇瞭望

「被忘記的村莊」禁演

約翰·史丹培克製作底「被忘記的村莊」為取材墨西哥的記錄電影十一月之初在紐約州檢閱局禁止上演，這部電影之禁止原由似因有產生嬰兒的場景所致。

超現實主義畫家底宴會

超現實主義畫家薩瓦都亞耳·達里在加里佛尼亞州之台爾·蒙蘇旅館註訂宴會用的裝飾品。其所定物品計：松樹兩千株，新聞紙四千磅，南瓜和西瓜四載重車，舊汽車一輛，以及麒麟之子一匹，山羊三隻。

香港禁止之雜誌及新聞

香港政廳近禁止中文新聞，雜誌之購讀，有五種：其中有廈門發行的「海外僑民」(Overseas Residence)「華南日報」(Sou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中華時報」等。(被佔前) 故波蘭音樂家底遺產

前故於美國底帕迭列夫斯基(Step. Padewski 1860-1941)，在紐約遺有三萬五千美金遺產，但尚未發見處分此遺產的遺言。按帕迭列斯基為著名波蘭鋼琴家，作曲家，政治家。自一九二二始亡命美國，於一九一九年曾任波蘭大總統及外交部長，其遺屍已運回故國。

蕭翁劇電影化問題

持有蕭伯納氏底戲劇之電影化權利的加布里·巴斯加爾(Gabriel Pascal)，今年(一九四一年)冬季應攝按「雪鵝」(Snow Goose)在加拿大，而延期至來年春季。其間他與聯美(United Artist)交涉是進而為「武器與人」及「普辣司旁德大佐底轉向」底電影化。但是這些劇本底電影化，是歸於英國本國，抑或屬於好萊塢，現今尚未決定。

巴西政府禁止外國語報

巴西政府命令禁止在本國所發行的外國語新聞，令全面的停止發行。受停止命令的外國文報紙計：德意志語十三家，阿拉伯語八，英語六，日本語三，意大利語及猶太語各一，西班牙語，匈牙利語，波蘭語各一，共三十五家。

希特勒底「我底新秩序」

希特勒底「我底新秩序」一書此次在美國發賣，這本書是集從尚無名的一九二二年至今的約百篇演說，此集為由生於法國底新聞記者保羅·德·魯西德·薩爾所編纂。全部頁數為九八七頁，以一元九拾八分美金底低價售賣，恐怕將以最銷書之一而捲起本秋的美國底讀書界。

羅斯福底著作集打字競賽

在加拿大底特龍德，舉行國際打字馬拉松競賽。在一九三九年參加此馬拉松的打字家，以打莎士比亞全集為賽，去年是打H.G.韋爾斯底「世界

四下裏，莫有星光，莫有月色，只有輕輕的風在飄蕩着。一陣陣左鬍子的吼叫，伴着媽哭天動地哀號，混成一種嘈雜的聲響，搖撼着這沉寂的農村。

一九四一，八，廿六  
改抄于石門。

(註)「二鍋頭」是鄉村裏最好的高糧酒

世界文藝動態

塔揚

「被忘記的村莊」禁演

約翰·史丹培克製作底「被忘記的村莊」為取材墨西哥的記錄電影十一月之初在紐約州檢閱局禁止上演，這部電影之禁止原由似因有產生嬰兒的場景所致。

超現實主義畫家底宴會

超現實主義畫家薩瓦都亞耳·達里在加里佛尼亞州之台爾·蒙蘇旅館註訂宴會用的裝飾品。其所定物品計：松樹兩千株，新聞紙四千磅，南瓜和西瓜四載重車，舊汽車一輛，以及麒麟之子一匹，山羊三隻。

香港禁止之雜誌及新聞

香港政廳近禁止中文新聞，雜誌之購讀，有五種：其中有廈門發行的「海外僑民」(Overseas Residence)「華南日報」(South China Daily News)上海「中華時報」等。(被佔前) 故波蘭音樂家底遺產

前故於美國底帕迭列夫斯基(Step. Padewski 1860-1941)，在紐約遺有三萬五千美金遺產，但尚未發見處分此遺產的遺言。按帕迭列斯基為著名波蘭鋼琴家，作曲家，政治家。自一九二二始亡命美國，於一九一九年曾任波蘭大總統及外交部長，其遺屍已運回故國。

蕭翁劇電影化問題

持有蕭伯納氏底戲劇之電影化權利的加布里·巴斯加爾(Gabriel Pascal)，今年(一九四一年)冬季應攝按「雪鵝」(Snow Goose)在加拿大，而延期至來年春季。其間他與聯美(United Artist)交涉是進而為「武器與人」及「普辣司旁德大佐底轉向」底電影化。但是這些劇本底電影化，是歸於英國本國，抑或屬於好萊塢，現今尚未決定。

巴西政府禁止外國語報

巴西政府命令禁止在本國所發行的外國語新聞，令全面的停止發行。受停止命令的外國文報紙計：德意志語十三家，阿拉伯語八，英語六，日本語三，意大利語及猶太語各一，西班牙語，匈牙利語，波蘭語各一，共三十五家。

希特勒底「我底新秩序」

希特勒底「我底新秩序」一書此次在美國發賣，這本書是集從尚無名的一九二二年至今的約百篇演說，此集為由生於法國底新聞記者保羅·德·魯西德·薩爾所編纂。全部頁數為九八七頁，以一元九拾八分美金底低價售賣，恐怕將以最銷書之一而捲起本秋的美國底讀書界。

羅斯福底著作集打字競賽

在加拿大底特龍德，舉行國際打字馬拉松競賽。在一九三九年參加此馬拉松的打字家，以打莎士比亞全集為賽，去年是打H.G.韋爾斯底「世界

# 綿雨季

## 二水

一  
七月中旬的綿雨季節，老秦又有着久遠年月的記憶。

一滴沉鬱的雨滴，是一把錘子，敲開他封閉的往昔的年月。

一盅燒酒，是一面網，織出一篇醇郁的深遠的回憶。

於是老秦沉浸在苦痛裏，軟綿綿了。

最後一盅白色的酒漿，在瓷盅裏打一個漩渦，老秦捉起來灌進肚裏，隨即將空酒壺放在靠牆一邊的桌沿上。

煤油燈的火焰縮得更小了，有一縷縷的黑色的油煙從火焰尖上冒出來，大概是油快乾了。

屋子裏僅老秦自己，充塞着油煙和燒酒混合的強烈的氣息。

這是「竈鍋伙」(註一)裏的一間房子，昏暗將屋子裏的醜惡掩蔽了，僅煤油燈的光亮染出一塊黃銅色的牆壁。土坑上並排着五六個行裏捲，零亂的扔着幾身竈工穿的污膩的窰衣。

「媽的！這雨！」  
老秦朦朧的身影在牆壁上晃

了一下，他靠在破門扇上，掀開舊麻袋門簾向外凝視着。

夜已經吞去一切，雨絲在眼前劃着一道道灰白色的粗線條。

沉鬱的 雨滴彈着 沉鬱的調子，老秦剛稍熄的回憶又 復燃了。靠着門扇不動，陷入夢般的憶境裏。

「老秦！」  
一隻濕淋淋的手掌，突然敲

在老秦被酒燒得滾紅的頰上，他從回憶中驚醒了。

「老秦，快十點了，還不換衣裳，還想甚麼呀？」

面前站着的小王，說着就邁進屋子去，隨後又有幾個老秦同屋的伙伴，每人披着一身雨，陸續走進屋去。

是做夜班的工人上班的時候了，到街上尋覓樂趣的竈工們已經全都回來，竈鍋伙裏各處沸亂着嘈雜的人聲。

老秦緩緩的轉回身來，摘下牆上掛着自己的窰衣。同屋的伙伴們已經全在忙亂的脫換衣服了。

「老秦，剛才不是想大娘們着？」外號小姨子的一個年青竈工說，一面解着藍布小褂的一排密密的白色鈕扣。

「秦大哥都快五十歲的人了，佛心佛面的，人家還想大娘們幹甚麼，人家想——想——小竈姐！」張海打着他的山東腔，說到末後幾個字，聲調那麼酸溜溜的。

大家都粗野的哈哈大笑。

「老秦，光想當不了一回事，明天跟我逛竈子去，你看福祿堂的老五那個勁！一雙水凌凌的桃花眼，小細腰一擺擺的……」小姨子說得嘴角直冒白沫子，蒼白的臉面上那種迷醉的神情，好像真到了福祿堂的老五身旁。

小王正將兩條粗壯的多毛的大腿，伸進露出黑灰色的破棉絮的窰褲裏，忽然想起甚麼，劇烈的笑起來，笑得差不多要緩不過氣來。

於是大家的疑問的眼光，都集到小王身上。

小王的笑聲漸漸平和了，才喘着說：

「提起逛竈子，我想起去年在井口上倒車的那個白臉(註二)，他媽的土頭土腦的在白薯地(註三)著上楊梅瘡，不敢聲張，天天一邊推着車一邊嗚嗚的哭，像給他媽的誰送殯的……」小王還沒有說完，又笑起來了。其餘的人也跟着笑起來。

這時大家都把窰衣換好了，一齊走出去。

雨絲在黑暗中飄落着。街燈像一朵朵開殘的秋花。街上佈滿三五一夥的竈工，黑色的輪廓蠕動着。粗野的談笑聲充塞在各處。

走進煤礦局的大門，從查工處要了牌，又從鑛燈房支了鑛燈，然後一個挨一個走上天橋去。另一邊有剛從井下被大罐絞上來的竈工走下天橋來，每個竈工有一面染滿黑煤屑的臉，一說話露出一排白色的牙齒，像一個鬼。

幾十個人一齊擁進共有三層

的長方形的大罐裏，胸脯帖着脊背，壓得緩不過氣來。

「噹！噹！」  
一塊鐵板被一個小鐵錘撞了幾下，絞車樓旁的汽筒「撲！撲！撲！」喘着，於是大罐一下子迅速的落進深邃黑暗的井筒裏。

大罐停了，大家從罐中走出來，又一齊坐上運煤的小鐵車。隨即車頭尖叫了兩聲，很快的馳進大行（註四）去，大行上面掛着的燈像一星星的鬼火。

從車上下來，老秦跟幾個同伴爬進煤洞子，彎曲着腰熟悉的在漆黑的洞子裏走。

在煤洞子的末端，大家停下來，將手中的鐵燈放下。

四盞鐵燈像四顆螢火，暗淡的光映出猙獰的煤壁發着賊亮。

老秦忽然發覺有些驚奇了，當時一齊爬進這個煤洞子的只有三個人，現在為甚麼竟有四盞鐵燈呢？隨即老秦又發現他們這裏是四個人，有一個陌生的密工的輪廓，朦朧中的兩隻眼睛正凝視着自己。

其餘兩個舊同伴也已經發覺了。

「你是新搬到這個洞子的嗎？」小王問。

「是！」聲音很硬澀蒼老。

「貴姓？」

「姓趙。」

「哦，趙老板子（註五）！」

四把鎬握在四個人的手裏，都將身子蹲踞着，鎬的振幅很小，揚起來又落下去，碰在堅硬的煤壁上，發出一聲沉重的聲音。四張鎬錯綜的交奏着單調的音調。

「把你搬到這個洞子來，怎麼頭子沒有告訴我們領着你？」小王不甘寂寞，又繼續跟新夥伴談。

「……」沒有回答。  
「幹幾年了？」小王改了話題。

「新登記的，剛幹不到半個月，前幾天在一個老腔（註六）做活着。」

「是登記的老板子嗎？」

「是。」

「從前幹過這個嗎？在那個礦上？」

「開過山洞。」

「會棚棚子（註七）嗎？」

「會。」

「白臉在黑掌（註八）上做活，處處都得加小心——」張海把鎬使勁落了一下，忽然接口說。

「他媽的一不小心，就得玩命。前兩天有一個毛頭小伙子，在大行裏做雜工，不老實跑到煤洞子裏來，掉在『放煤眼』裏頭了，把腦瓜骨都摔碎了……」

「……」

「……」

「……」

「……」

「……」

「……」

他們這些平凡的談話，引不起老秦的興趣和注意，他只是機械的掄動着鎬。

「呲！呲！……」  
有韻律的聲響單調沉重，彷彿敲着房簷的雨滴。

老秦又想遠了，沉浸在久遠年月的回憶裏。痛苦噬着他。

「這種綿綿的季節，故鄉山林裏的果子該又成熟了，果木林裏的雨絲像輕烟……」  
他乃想到在故鄉他並不叫老秦，叫江。

二  
棗子熟透了，一連十幾天，綿綿的細雨在山林間像烟似的鼻鼻捲着，最後，山溪裏滴落了最末幾滴雨，就只剩了溪流的潺潺的聲音。

雨霽了。  
黃昏，山峯上飛去嫩白色的經不起風的浮雲，緋紫的晚霞落在綴遍紅色山棗的山林裏。有早出的夜鶯飛掠着。

「呲！呲！……」  
遠處的山林裏穿過來一羣晚歸的白色山羊，互相擁擠着，奔跑着。

「咄！」  
有人將鞭子在空中畫一個圓圈，輕輕抽着的聲音。

「江哥，天還不晚呢，說個故事再回家吧！」

「……」

「……」

「……」

「……」

「……」

跟隨在羊羣的後面，奔跑着

兩個男孩子和一個女孩子，互相揉着手，天真無邪的談笑着。女孩子的笑聲像一串滑動的銀鈴振盪在山林裏，有兩隻深沉的眼睛的男孩子，不時熟練的抽着一條長長的鞭子。

在山溪的岸旁，羊們下到溪裏去喝水。三個孩子坐在一棵古老的棗樹下休息。

「江哥，說個故事吧！」  
「江哥……」  
拿着鞭子的孩子，將鞭稍無意識的完全摺曲在手掌裏，然後有一篇美麗的故事從嘴唇邊流出來。

「從前有一個牧羊的窮孩子，有一支用銀子做的笛子，一吹起來，羊們就圍繞着他跳舞。」

「……」  
晚霞完全消失了，有朦朧的山霧落在果林裏。  
草叢裏有青色的小蛇迅速爬行的聲響。

「呲！呲！……」  
羊們感到朦朧天色的襲擊，在溪邊互相疲倦的呼應着。  
故事終止了。

「快走吧！羊該睡覺了！」

三個孩子從棗樹下站起來，拿鞭子的孩子抽動着手中的鞭子，一面說：

「明天該明弟說故事了，後天小英妹說！」

「……」

「……」

「……」

隨即隱隱嗚嗚的羊羣的零亂

的脚步聲，和着孩子們的談笑聲，漸漸的遠了，遠了，消滅在山坡下。

遺留下安靜的夜。山溪奏着永古不變的恬快的音樂。古老的棗樹悄悄跌落下熟透的山棗。

如果山溪和古老的棗樹有靈性的話，它們會做証人，會知道孩子怎樣就長大了的，描繪得出小英怎樣就由淘氣的小姑娘變成美麗嬌艷的少女。

跟年齡的增長一齊來的，是人間不可避免的事，也是永世不破的謎。

「小英妹，我愛你！」

露水洗滌了果林的清晨，晨風吹送着成熟的果子的芬香，山溪旁古老的棗樹下，有江向小英求愛的影子。

「小英妹，我愛你！」

玫瑰的晚霞染遍果林，山間有早出的夜鷹啼叫的聲音，山溪旁古老的棗樹下，有明向小英求愛的臉。

小英迷亂了，她愛江，也一樣愛明。

「嫁給誰呢？」

綿雨的夜裏，雨滴敲着窗紙，小英偷偷的跪在菩薩的神像前，虔心的祈禱着，求卜於神。

山林裏再出現三個人的輕盈的影子，江和明已經各懷敵意

了。

畢竟，一個桃花開遍山野的春天，小英打扮得像桃花一般嬌艷，出嫁了。

新郎是明。

出嫁那天，江好像一匹痛傷的野獸，整天在山林裏亂竄着。黃昏時候，跑進山坡下的一個小酒店裏，喝起酒來，不久就醉了。

那夜，江呆站在山岡上像一尊石像，遠遠望着新房窗口射出來的長壽燈的光亮，一直到天明。

從此，山林裏有了江的沉鬱孤零的影子，無意識的亂竄着。

「江哥，小英妹時常說請你到我們家坐坐呢！」

明在山林裏遇着江，看見江那種憂鬱痛傷的面形，時常這樣說，無限溫情的語氣裏，有着深的友情的慰安和同情。

「不！」

無限的苦酸，江又奔跑進更深的山林去。

由於自己得不到小英的痛苦，忌妒已經在江的心底生了根，每次碰着明很溫情的對他說着這種話的時候，他忌妒的心情就愈發熾烈了，情感就顛亂了，有報復與同滅的心理激撞着。

又是綿雨的季節。

夜的雨絲穿透山林的葉子，一陣閃，映出綴遍樹枝的成熟的

果子。

山坡下小酒館裏的風燈燃盡最後一滴油，突然熄滅了。

江邁出酒館的破離門。

黑黝黝幽森的山林裏，江踏着踉蹌的步子，雨水順了髮絲流到頰上，在閃電的照映下，那蒼白的頰染着血的紅暈，顯然，他今天喝得更醉了。

在一個山岡上，他站住了。

黑黝黝的山坡下，一個窗口裏有柔軟的燈光射出來，白色的窗帘上映着一個女人身體的曲線在走動。

「小英！小英！」

江突然好像瘋狂了，嘴裏喃喃的夢囈般的念叨着，跑下山坡去，越過矮矮的牆，一步步沉滯的走近那有柔軟的燈光的窗口。沉重的步子，沉重的迎着泥水的聲響。

「是明哥回來了嗎？」

白色的窗帘很快的掀開來，小英露出半個身子，打扮着嬌艷的晚裝，臉面有着希冀和歡愉的表情。可是當她看清走過來的人並不是明，却是一個被雨打得異常狼狽的不速客，她慌恐了。

「是你——江哥！」

江從窗口跳進屋去。

「江哥，這個時候你來幹甚麼。」

小英慌惑的向後倒退着。

「小英妹——」顫抖的迷亂

的聲音。「你看，這幾個月的日子是多苦啊……」

「江哥，你喝醉了！」

「小英妹，你爲甚麼不嫁給我，你……你……」

「你喝醉了！」

突然，江一下子跳過去，將小英緊緊的抱在懷裏，狂吻着。同時兩隻碩大的手掌向上移動，移動，最後停在小英的頸子上。白嫩的頸頸在當中，兩隻手掌做一個圈，漸漸緊縮着，緊縮着……

江的世界完全消失了。

雨滴打着夜的奏鳴曲，在簷上，山間，果林裏，默然唏噓着。

小英的尸體埋在山坡下，山林裏換了明的瘋亂的瘦影，江已經在這遙遠的異鄉，做了一名煤礦局挖煤的密工了。

一把鋒銳的鎬，一身污膩的密衣，沒有愛，沒有靈魂，只有從家鄉帶來的一具暗鬱的軀殼，和一些痛苦的回憶的刺痛。江這個人稱變成酒盅裏的記憶，他叫了老秦。

同伴們有各色各樣的人物，有殺人犯罪的逃犯，有夜裏去做案，白日腰中掖着手槍下井，在煤洞子裏隱身的土匪。

像一隻鑽洞的老鼠，他看見同伴的腦漿在大煤塊的下面流出



了；他看見漠漠的黑暗裏，猛烈的火氣燃燒着，幾十個人的身體燒得焦爛了；他看見狂風挾着潮湧似的黃泥襲過來，幾百人同黑暗永葬埋在深的地層裏。然而，對這一切他沒有感覺，沒有恐懼，他腦子裏已經沒有生和死的界限。

和別的一些密工一樣，他賭博，喝酒，也時常跟同伴們一齊逛逛窯子，可是，他絕不會再有兩性的愛的感覺，他的愛早經跟小英一齊被他殺死了。

最初，他喝着酒的時候，時常會落下淚來，他想起甜蜜的家鄉，小英妹，明弟，他懺悔，痛恨。但，漸漸的日子和陰晦的生活磨滅一切，只有每當綿雨的季節，憂鬱的雨滴彈開封閉的過去的年月，他在白色的燒酒裏尋着記憶。

沉暗陰晦的生活，鬢邊幾增根根白髮，他已將近五十歲的人了。

三

煤洞子的出口那裏，有雜亂的噙噙的談話聲音傳過來，一盞盞燈的光亮像夏夜溪水上的荷燈似的流動着。是換班的時候了。

「啊！」  
四個人每人長長的舒了一口氣，將鎬擲在一旁，拖着沉重疲乏的脚步向煤洞子的出口走。

小王和張海在前，老秦和那個陌生的新密工在後。

沒有人開口說話，空氣很沉悶，只有嗒嗒的脚步聲，和不時誰用脚尖踢開一塊煤塊，滾到一旁去的聲響。

走到一個不用了的老「放煤眼」旁，老秦忽然覺得有人從背後碰了他的肩膀一下。

老秦停住脚，回過頭來，他看見那個陌生的新密工將手中的鎬燈舉到自己的臉上，然後用很激動的聲音說：

「你看我是誰，還認得我吗？」

黯淡的鎬燈光下，老秦看見一張和自己有同樣年齡的臉面，雖然被歲月和他的折磨刻畫了，但却依然是熟悉的。

老秦驚呆了。

「啊，你是……哎呀！」  
兩個字沒有說完，一隻有力的手猛然向他推來，老秦掉在放煤眼裏。

老秦再醒來，他的身體已經

捲曲在一輛運煤的小鐵車裏，預備運出大行了。他覺得面頰上黏滿一塊塊黏性的東西，有一滴滴的液體順下巴尖向下滴着。

耳旁有許多嘈雜的「老秦！老秦！」呼喚着的聲音。

他慢慢的睜開眼睛，稍微抬一抬頭，四周嘈亂的呼聲立刻沉靜了。

緊挨着小鐵車的前面，張海和小王每人抱緊那個陌生的新密工一隻臂膀，那人凝斂着一具憂戚暗鬱的臉。

「明弟，我……我早就應該死，不該再……多活這幾十年；我對不起你……」

老秦的靈魂早被他自己的手跟小英一齊殺死了，活着的僅是一具軀殼，除去回憶和懺悔的刺痛。現在，他死在明的手裏，他感到是很恰當的結束，他心底埋葬的懺悔的痛楚，這一剎倒填平了。

明自小英死後，獨自在山林裏過了一些瘋亂的生活，就離開家鄉，在各處流浪着。沒有靈魂的淒涼暗鬱的生活，將他磨鍊成一個木頭人，爲了找江抵償小英的命，他才一日的活了這幾十

年。現在，他眼看着老秦垂死於身體，甚麼感覺也沒有，他僅是一個會行走的軀殼了。  
頭部一陣劈裂的劇痛，老秦噁了氣。

當地方法院一個叛無期徒刑的殺人罪犯被關進監獄的鐵柵門裏的時候，煤礦局義地裏又添了一個新墳。

綿雨的季節，陰灰的天，哭着鬱澀的雨絲。

一九四一，十二月。

註釋：

(一) 密鍋伙：密工的宿舍。

(二) 白臉：老密工稱沒有經驗的新密工。

(三) 白薯地：妓院。

(四) 大行：縱者曰井，橫者曰行。

(五) 老板子：親手挖煤的密工謂老板子。

(六) 老腔：挖空的老煤洞子。

(七) 棚棚子：第一個棚當動詞用。棚子是用三根木頭搭成的架子，做煤洞子裏的支柱，以防坍塌。

(八) 黑掌：煤洞子叫黑掌。

# 清 明 節

紅  
雪

東方將將流出魚肚白，春生和他的爸爸媽媽便都起來了，媽媽叫張媽去煮粥，爸爸便問要拿的東西收拾妥了沒有，於是，大家便開始忙起來，春生覺得十分高興，因為他已經一年多沒有到鄉下去，每天吸着都市嘈雜的氣息，更使他思念家鄉清秀的山坡，碧綠小河，玲瓏的石子，他確實需要一些新鮮的空氣。

當壁鐘交七點半的時候，差不多收拾完備了，於是大家湊到桌子上去吃早點，春生總看那大網籃裏的燒紙，心也許早到了家鄉，吃了半碗米粥便放下筷子！

「張媽，妳去叫洋車去吧。」

「他好像真不能再等了，可是爸爸媽媽也沒有阻擋，張媽又問太太一聲便出去了。」

當張媽回來時，春生便趕忙去弄那個塞滿金銀燒紙的大網籃，爸爸搶過來便放在門口外的洋車上，張媽也給媽媽穿好了外衣出來，他們坐着洋車出發了。

春生自從進到火車裏，便把頭伸在窗外半個，他看見廣闊蔚

藍的天空，橫豎一壠壠碧綠的麥波……他心裏爽快了，對着大地做一個天真的微笑。

「媽媽鄉間是多麼美麗可愛呀！我們爲什麼搬到城裏去呢？」

「因爲家鄉不平靜！」

「不平靜？城裏汽車電車是多麼亂呀！說不定什麼時候便會被軌死的……」他覺得鄉間是比城裏面平靜的多了。

爸爸看他這久住在城裏的孩子，對於鄉間的困苦他是一點不知道，所以，索性就說：

「傻孩子，什麼也不懂！」

「噢，鄉間到底是清秀可愛呀！哪個國文教員講的不是美麗家鄉呀！尤其是咱們家鄉小河水底的花石子，真好玩，上次去帶來那幾塊全丟了，今天去，一定還要多拿幾塊回來，放在我那……」

爸爸說他是傻孩子，他覺得爸爸到是怎麼也不懂，他想起了國文先生講的故事，又想起去年去家鄉帶來的石子，這麼一大套話，使他的心到了家鄉在播弄清澈的小河的水。

家鄉開水災，有土匪……提起這些話，又使她想到以前在家鄉所受的苦難，心酸得也不願再說下去。

「水災，土匪……」這幾個字到時常掛在人的口頭上，他聽說得很清晰，可是他記不得兩歲的時候因爲水災匪患而逃出了家鄉的事，所以他沒有見過，不知道他們的利害。

火車已經到了距離他們住的城三百里的乙站了。

蔚藍的長空浮着幾朵白雲，像是傍晚的炊烟，輕輕的繞在那吐出小綠嘴兒的枝頭，像蛛網一樣的被風吹來掛在枝子上，想去，終也弄不出頭緒來……

驢子站着了，他們從驢背上下來的時候，東西早已經叫大媽的長工李錢搬進去了，他們也隨着迎接聲而走進這別已很久而有些生疏的大門。

「春生，不要和老花鬧，你是生人，牠會咬你的……」媽媽一眼便看見春生往老花狗那裏走去，怕咬着牠，所以想把他叫回來，但春生高興的不知道怎樣

好，這一點新鮮的空氣，像是興奮劑，看見什麼他都想動，媽媽叫他，雖然嘴裏答應着是，但他還在像沒有聽見一樣。老花突然的跪起前腿，嗚嗚的向着他露出尖尖的白牙，他驀的感覺得不是滋味，又拿出在學校和先生吵嘴的脾氣來。

「就憑你這個老東西，也想給我使個下馬威嗎？你可知道在學校裏誰也不怕的武德雄都叫我給治服了……」他一邊咕噥着，便走開了老花。

他嘻笑顏開的跑進上房屋裏，媽媽爸爸大媽大伯等的臉上彷彿堆了一層愁雲，他也不知道他們在談些什麼，德生弟弟便叫他玩去了。

他倆走到南村頭的小河岸上，水波一羣羣的流過，玲瓏的小石子睡在河底上一動也不動，有幾條魚兒，像一道光似的來回閃動着，清風不斷的吹來……春生伸了一個懶腰，覺得混身太痛快了。

「春生哥，你不是喜歡石子嗎？我給你弄點你帶回城裏去，

好不好？」春生還沒有開口，却讓他給說了，於是，兩個人剝起了袖子，磕在石塊上，便開始工作了。

不大的工夫，他倆便弄了兩大堆，有的是暗藍色的小圓球，有的卵形的生着許多像水波一樣的花紋……真是玲瓏美麗的可愛極了，春生大衣上的幾個口袋都裝得滿滿的。手裏還拿着不少，德生還幫忙他拿了一些，真是飽載而歸。

李錢叫他們去吃飯，他簡直不願把石子放下，可是太多了，只把手裏的放下進屋去了。

「唔，德生，回頭咱到南山坡去看放白羊的去好不好？」春生剛接過老李盛給他的米飯，便想起了上次來看見的南山坡一羣肥胖白羊吃青草的故事。

「那真是好玩極了！」

「啊！草剛長出來，那羣白羊吃什麼呀！再說，現在那地方危險極了，聽說那羣白羊已經叫土匪吃掉了，我有好幾個月沒有敢到那地方去，我爸爸也沒有敢去，那裏的地都在找人給種！」

他！春生的快樂的苗子受到了冰水的灌溉一樣，並沒有絕望了，在城市中幻想綺麗的夢又出現了，他眼前又發出光亮，清明節添墳的清爽事跡他覺得的確美麗。

「我叫媽媽現在就去添墳去

吧！……

x x x

「大媽，媽媽，我們該添墳去了吧？」他含着滿腔熱望跑進上房，可是當他走進裏屋時，並沒有有一個回答他的話，他媽等都在集精會神的不知在談論些什麼事情，他驚奇的輕手輕腳的走到媽媽那裏，媽媽看他一眼，臉上並沒有什麼變化，好像是陰得沉沉的天，將要有一陣傾盆大雨，空氣顯得十分乾燥，他不敢動，這一場大雨便要吧家鄉美麗的好夢洗去，他在靜靜聽着消息。

「今年的麥秋恐怕要有變化！」

「土匪鬧得那麼厲害嗎？」媽媽真有些急燥，兩條黑黑眉毛皺得幾乎要合攏成一道，春生前幾句不知道他們在說什麼，這次突然有土匪兩個字，殺人，放火，搶錢，不入道……他究竟不知道這些是怎樣厲害的故事，到應當高興的聽聽。

「你們來，我們都担着十二分驚慌，還好，沒有碰上他們（土匪），頭些日他們離着村子很遠的關，前天他們忽然打進莊子裏來了，可是叫人告訴你們別來也太晚了，前天他們搶了不少的東西走，還好，沒有傷人，昨天村子裏整整的防了一夜，但他們沒有來，說不定今天……」大媽不好再往下說，把頭埋下去，聽

的人却已經都明白了。

春生有些驚駭，他聽說他們殺人不眨眼的；也喜歡，希望能看到這真實熱鬧的故事，並沒有覺得這事能有碍到自己的。但他不言語，靜靜的聽着，一段寂靜以後，又有人在開始說話了。

「現在的鄉村，並不是我們農人們的家，簡直是土匪的家，他們隨便來，任意走，我們還得像奴隸一樣的侍候他們，要什麼就得給什麼，一個說不對付，自己的生命便有危險，吃這碗飯，活在這兒，真是不易呀！恐怕我們是在找生活的人們中最可憐的吧！」

「大伯這個奔七十的老頭兒，在死水波一樣的苦絞裏，流出他活在這慘酷世界的哀怨，春生聽了這些也不由得皺了眉毛。

「其實，就是槍的罪惡，世界上如果沒有炮火，和平恐怕不易被打壞的，現在那一個個關得不緊，國破家亡，每天叫愁的佔據了心靈，什麼是公理，道德，他們對於這些已經在腦子裏沒有一絲印象了。其實我們也不能埋怨他們，因為他們也有父母妻兒，誰能忍心呢？這是社會的變形，上帝的罪惡吧……」春生的爸爸像講演似的答上這些話，可是在這裏能聽得透澈的人，恐怕沒有一個吧！春生也有些莫明其妙……

這一天，他們都沈埋在苦悶

的氣息中，也沒有到墳前去便把紙都燒了。他們——春生和爸爸媽媽預備明天一早回P城，春生真有些掃興。

x x x

夜神的黑爪抓住了大地，在施展他的權威，人們的心情慢慢隨着黑暗增加緊張，像大禍及時便臨到人的頭上，東村頭和西村頭已經預備妥當，每家裏留的小伙子都上了房在探息等候。

一更，二更，都平平安安的過去。三更的鑼響起，音波感動着每一個的心，春生呆得已經打了個盹。差不多的人都感到疲乏（因為鄉村睡覺是早的）村子裏非常安靜，只有鑼的清澈的響聲任意的飄流，倒像是在探聽着什麼消息。

當第二遍（更夫在村子裏兜第二個圈子時）鑼音漫透不像春天的空氣時，突然被尖銳的槍聲打散了，人們的心開始劇烈的跳動，牆角處，土堆後，發出了一陣騷動……

漸漸的槍聲增多，村子裏到處都失去了平靜，春生被媽媽安置在炕沿下，他呆得真膩了，聽見外面新年炮竹一樣的槍聲，不知應該多麼熱鬧好玩兒。

他的心急急跳動，開始在黑暗中摸索他的路，上炕，順着牆的邊緣靜手靜脚的爬到窗邊的牆

角處，驚喜的，畏縮的用細細的小手指在口裏蘸了一點唾液，弄破了挺厚的粉連紙，在探望着外面熱鬧驚喜（他以為）的空氣——

彈子在雜亂的響聲中顯出清脆尖銳的叫聲從房上飛過。像針一樣的刺透了人們的神經，滿手抓住的都是些不幸，不時又參加了一兩句孩子們的哭聲，大人們也再沒有辦法可使，心裏還在惦念着大孩子在村頭抵抗，死活兩齣劇在心幕中互換映演？

春生在熱鬧的氣氛中，只能聽見一片漆黑，有幾顆微亮的星

像鬼眼一樣的眨着，瞬時，便又羞答答的躲在烏雲裏，他心中在燃着火，像是在鐵籠子裏的鳥兒望着他的同伴在蔚藍廣闊的天空中飛。他剛挪動挪動身子，想到在估據窗子十分之一的長方玻璃那裏——

「叭……」玻璃粉碎了，吓得他冷汗立時便洗遍了全身，他想喊，但，沒有喊出來，便把身子緊緊的貼在牆角，像怕人把他領去送掉了命。

媽媽上炕來找到了他，便緊緊抱在懷裏，怕人把她親愛的兒子搶去——

春生僵在媽媽的懷裏，心稍微平靜一些，用兩隻小手輕輕的摸摸自己的臉和手背，覺得有水在上面流，開始感到了疼痛，但還沒有說給媽媽，怨自己，忍受着吧！

在這緊急的氣息中，一絲一絲的延遲到天明——

火車衝破了春風，一無所懼的在陽光下進行着，在急急的趕奔他的路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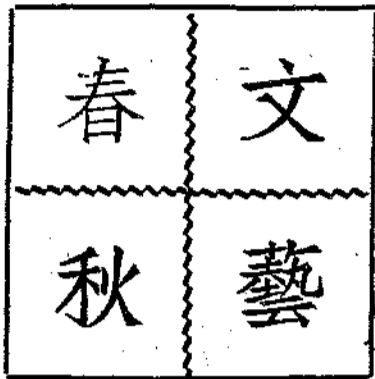
三等車裏，春生的爸爸望着車外的天空，噴出一口烟中帶出了一個太息，春生依在媽媽的懷

裏聽着機車急速巨大的響聲，他混身還覺得十分緊湊。

「春生，城裏頭平靜，家鄉平靜，清山可喜呀！還是土匪可怕？……」爸爸的頭霧的轉過頭來嘻笑的這樣質問他，他真有些害羞了，把頭更往媽媽的懷裏縮了，他不做聲，媽媽低頭看着他，做一個苦澀的微笑——

當春生和爸爸媽媽下了火車時，他忽然用手緊急的去摸自己的兒子。把手拿回來以後，臉上的表情更不自然了——

一九四一，四，二七，天津。



(1) 蘇州「青復月刊」出版已至五卷一期，內容含有論文，文藝（散文，詩，小說，戲等）以及青年團地各欄，

為青年文潮復興而改制青年思想之刊物，價二角，而印刷方面，值得觀。

(2) 蘇州最近又有「江蘇作家」月刊問世，今出至一卷二期，定價三角，為江蘇省作家聯誼會出版，意欲與南京「作家」走一線之路。內容含有論文，小說，散文，詩，劇本，書評等欄。

(3) 蘇州出版界非常活躍，如「興亞月刊」「江蘇月刊」「蘇鐸」等刊物連續

出版矣。

(4) 漢口「文藝月刊」今出至二卷三期，內容質量平均。亦重視翻譯作品，其他有散文及詩等欄皆可觀。為武漢文藝協會出版，價更低廉，僅賣一角五分也。

(5) 漢口又有溝通中日文化為宗旨，而偏重日譯方面者有「兩儀月刊」一卷五期出版矣。還有「漢聲」月刊亦繼之問世矣，為漢口特別市政府宣傳部出版，今已出至四期。

6. 上海迄今對於印刷方面，尚未忽略，如今日之「中國月刊」為文化及政治而綜合之刊物。現又有「市聲」薄本刊物隨之到京矣。

(7) 廈門有「新江月刊」四卷一二期合刊，為廈鼓文藝協會出版內容有論文，小說，散文，詩，簡，劇本等欄，頗歡

迎在京各大作家賜稿，地址為廈門水仙路廈鼓文藝協會「新江月刊」編輯部即可。

(影)

△天津有「流線出版社」成立，陣容頗強，聞將有三大貢獻，王朱之「小景偶拾」，及集體創作集子，……等。

△「大俠別傳」在津出版，作者為以「陰山背後」成名之文藝家蕭仲納，文筆明快，打破歷來武俠小說之因襲，有吉詞德之作風，其中更有木刻家劉子密楊鮑之木刻插圖二十餘幅，開華北之出版記錄，封面也為套色木刻，定價九角，大陸廣告社出版云。

△天津有「商鐘半月刊」誕生。內容重商業，行情，經濟……云。

△蘇銘材之「要骨頭」第二集，有由流線出版社出版之訊云。

# 藝壇瞭望臺

△漫畫家黃冠廉，入「銀線三日刊」學生文藝版為編輯云。

△木刻家劉子密氏，近與楊鮑氏商洽合作，聞不久或有合作之木刻集子出現云。

(瘋語)

△作家謝人堡氏著之短篇小說集「葡萄園」已在上海付印出版，內收十篇，十餘萬字，印刷精良，將在華南華北同時發行出售，不日即可運抵北京云。

△前在本刊廿一期發表「浴」之作者田秀峯氏，近將所作短篇小說十餘篇合刊一冊，名為「一串佛珠」，即將出版，田氏文筆幽默，描寫生動，此書出版，可為華北出版界放一異彩。(日生)

△本欄前載女作家寒流結婚一事，係作家黃軍氏所口述，今據本人來函聲明係傳言之誤，故特更正，並致歉意。(竹天)

△文藝家李云子與陳光女士在新年元旦日舉行婚禮，到嘉賓二百餘人，儀式極為隆重。

△北京劇社及四一劇社同時排「北京人」，惟目前尚無出演消息云。

△各雜誌如「國民雜誌」，「中國公論」之新年號及「輔仁文苑」第九輯等

均出「小說特輯」，今年對小說將有被興起之希望。

△作家謝人堡近又埋頭寫一長篇自傳小說，題目「逐流之歌」，目前寫就已達三萬字。此種題材，在今日文壇上尚屬罕見云。

△蕭菱任職武德報，漫畫家寶宗淦及前武德報舊全人聞均入北京市情報處任職云。(老元)

△小說家趙宗濂(蘆沙)客歲十一月胃病復發，終日胃痛難禁，乃於十二月十七日入附屬醫院，經X光照像，知胃右破了一塊，情形嚴重，遂住院醫療。文筆人往往以腸胃病喪命，吾人不得不慎重之。據云趙氏病愈後，即可從事創作。

△「輔仁文苑」第九集已出版，有小說特輯發表，執筆者有李道靜，曹原及穆穆等數人，給故都創作界一有力貢獻。

△又該刊寫作者有張華君，本期有其「雨天」一篇，其寫作前程，甚予期待。(吉衣)

△前傳李霽野氏擬主辦「北方文藝」並有內地作家撰稿一事，會轟傳故都文藝界，後以立案關係，而遭停頓。緣此事係有天津某巨商擬私人出資創辦，

彼與輔仁大學略有關係，擬出一部金錢作文化事業，故請沈兼士先生為編一部文語學的期刊，請李霽野為編文藝刊物。目前沈氏主編者已付印，因非定期刊，無須登記。李氏所擬編之「北方文藝」稿件已齊，因立案關係，遲遲未能發刊。(十八子)

△南京「新動向」新年號到京，有「新年中的覺醒」及「展開新動向的新南京」等，重要項目甚多。

△「東亞聯盟」二卷六期出版，本期有「東亞聯盟文藝座談會」等項。

△「新少年」新年號出版，精美絕倫，該刊二月號有藝術與生活社主辦之「冬賑影展」特輯云。

△「時事畫報」二月號亦有「冬賑影展」出品介紹云。

△濟南「大風」新年號到京，內容精彩，有前藝術與生活及一〇一攝影廳主辦之「人像影展」專頁等。

△李惠邨主編之天津工商學院之「工商生活」新年號出版，本期有「小說徵文」之發表。

△上海文化服務社出版之「中國月刊」因故停刊(已出版二年)而改出「太平洋周報」，又該社出版之「小朋友」亦停止。(日生)

# 老

# 書

# 記

# 官

## 曹原

離着下晚班時間沒有一刻鐘了，公事房裏職員們都坐立不定。有的離開辦公桌湊在臨近的同事跟前，瞎三話四地扯起來，有的手抓着帽子，眼睛看着牆壁上的掛鐘，兩隻耳朵顯然是聽着下班鈴。不過屋子裏的秩序早已是混亂起來，雖然臨近門口的牆上還黏貼着課長所寫的「不得喧嘩，嚴守秩序」。

老書記官把那副近視眼鏡托上腦門子，慢慢整理着桌上的案卷，幾份當日應該交「外收發」的文件，看照樣子却不能不等到明天再發了。過一會，他搖了搖那帶縐紋的腦袋，用手抓了抓頭皮上的白髮，漸漸站起來，身子並不大痠。那件青布衫在大襟上燒着兩個大小不同的破洞，如今却補着兩塊「補綻」。因為他守着門口近，所以邁了兩三步就走出公事房。

當他看見靠着公事房的北邊，就是往樓上走的一條樓梯。他記得很清楚就是在昨天的下午一個年歲很高的職員，穿着灰布衫，上面套着一件青坎肩，

頭上一頂小帽，由那條樓梯往下走，嘴邊的鬚鬚隨着脚步往下一落，就擺動起來。老書記官看着他往下走的情形，不由得自己那向內凹陷的眼睛就有點冒金花。

「唉！人到了老年真是越來越往下走呵！」他想着要說。忽地，樓梯上咕咚響了一陣，那個老職員突然從樓梯上跌滾下來，樓下的職員們夾帶着聽差的都跑出來，有的跑過去又跳回來，有的還在公事房門口伸着頭在沉靜中發出一聲一聲的嘆息。

老書記官站在那裏木呆着，他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他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可是他相信這種景況是不會有甚麼好，於是他蹣跚地走近那堆人羣。他擺着身子，把腦袋往空隙處探望。的確，那個職員頭東腳西的，躺在那裏不動，在左太陽穴那是被碰破了，一行血斜流到那邊的耳朵裏，閉着兩眼，兩隻手緊抓着，一氣不出地死了。他瞪着眼睛看着，周身有點發抖。

「這是誰？那科的？」有人在問。

「陳禮齋，檔案室的老職員。」一人答。

「完啦！沒氣啦！」

「通知他們的家屬去！」

「先把他抬到那間空屋裏去。」

幾個聽差的團團圍着，把陳禮齋給抬出去。

一堆人散成了幾小堆，噉噉地討論得無結果。

這明明就是昨天的事呵！他如何能忘掉呢？不覺得觸物思人，就使他有些唏噓，漸漸要滴下淚來。

外面一陣鈴響，職員們爭先恐後地走了。

老書記官，依舊望着那條樓梯，嘴裏喃喃地說：

「陳禮齋！齋！二三十年的老同事哦！」

次日，老書記官老早的就到衙門裏來。向來他不會遲到的，可是到了公事房裏，就是空空蕩蕩的一個人也沒有，甚至連公役一個也未到。他自己捧着臉盆到茶爐去找熱水，拿着手巾就洗起臉來，等到回到公事房，還是見

不到一個人影。今天依舊是照例，身靠在椅背上，迷迷糊糊就睡起來。

當短針指在九點以後，職員們稀稀地來到，公事房裏漸漸熱鬧，幾個人湊在一塊，有的拉開「式子」，就一招一指的練起來，一兩位叨着烟捲聊個熱鬧。過會小王來了，小王歲數小，時常不論和那位職員都喜歡開個玩笑，今天剛一進來，扔下頭上的毡帽，就蹦到周辦事員的身邊笑着說：

「怎麼昨真練哪！越練越凶，三十如狼，四十如虎呵！」

周辦事員咧開嘴，紫紅色的老臉，就要笑，可是沒搭理他，接着就甚麼「擋下捶」，「攔門式」的，鄭重其事地練下去。小王站在一邊還是嘴不開着：

「清早起來練太極，晚上回家又是柔軟體操，內外軟硬功夫，可是不得了哦！」

小王說完，大家臉上都掛着微笑，周辦事員不再往下練。老書記官依然坐在那裏，垂低着頭打着呼嚕。小王回到自己的辦公桌上，慢慢坐下去，用手

故意把筆架放在檯邊，然後用胳膊肘一拐，筆架落在地板上，碎地一聲！老書記官的兩眼立刻睜開了，並不抬頭，眼睛從眼鏡邊往外看了看。幾個人都不住要笑，小王一手撐着前額，嘴角直往斜裏撇，慢慢彎腰把筆架撿起來。老書記官嘴裏哼噎着，心裏想要說：

「這羣壞東西！」  
他慢慢離開了椅子，走到書櫃裏，取出一叠待繕的文稿，放在檯上，自己慢慢地離開了公事房，往飯廳走去。  
公事房裏一陣大笑，彷彿有人還在地板上跳起來。  
「完了，老人沒有甚麼用了，只能讓人開開心。」他心裏這樣想。

飯廳裏，有不少人吃着早點，老書記官走進去，找個椅子就坐下，忽然李課員伸探過頭來。  
「老陳的後事怎麼辦？」李課員皺着眉問。  
「哦！老陳——」老書記官艱難地說：「有集義金。」

「那才幾個錢够幹甚麼的？」  
「你可有甚麼法子？」  
「我想——」李課員一手扶着鬍子沉着地想：「咱們簽名作幾個發起人，在各科裏都寫寫，有幾個算幾個，反正咱們對得起死鬼。」

「好，好！你多受點累，我這老腿老腳的可辦不了事。憑我良心做事，我能辦就一定辦，如今人一老就不值錢。你說的挺好，我寫點錢，可千萬別寫我是

發起人，那麼一來就不好辦了。」  
老書記官說着話，用那雙細皮的手輕輕拍着掉面。  
「我心裏好難過呵！老朋友一天比一天少了，如今活在人世裏真是沒多大意思！」  
老書記官說着，彷彿有點不能自持了，他慢慢站起身來撤下李課員往外走，飯廳的公役端進稀粥和點心，正和老書老官走個對臉，公役連忙問：  
「您的點心來了！」  
老書記官擺擺手，搖幌着走出去。公役轉過身來斜睨了一眼，嘴裏嚼着：  
「老東西！」

老書記官坐在辦公室裏，一提起筆來就怪傷心的，心裏一難過，許多厭人的事就堆上心頭，偏是這群同事們又都不能瞭解他，沒有人多看上一眼，於是，在這裏除去失意以外，常常要加上一份孤獨。往往在他百般無聊的時候，嘴裏叨上一支烟捲，吸上兩口，就用手撐住太陽穴，眼睛把辦公室巡閱了一遍，在辦公室裏白天亮着幾排電燈，燈光昏昏黃黃，滿室繞繞着烟捲的氣氛。同事們多是兩個人對面坐着，談起話來確實很方便，他看了看自己的椅子，孤獨地擺在一邊，看樣子正和他這個人一樣的孤獨，漸漸他懶得看甚麼了，手裏夾着的烟捲，已經燃出一節灰來，他那不光彩的頭顱又磕點下來。突然，一叠文稿扔在老書記

官的檯上，他慢慢醒過來，可是手裏的烟捲已經熄滅了。只是在肉皮上殘留着烤焦的薰黃色。他從抽屜裏拿出那唯一的花鏡，掛在鼻樑上，眼鏡架子的頭是兩個圓餅，恰巧正捺在太陽穴上，這才用手打開了文稿，一訓令，這得他減少了高興，一手翻着底稿，一面却斜睨着那新荐來的繕寫僱員，自己嘴裏喃喃着：  
「又是這些個，寫個呈文都沒望了，這羣青年的搶了老人的飯鍋，他們都懂甚麼呢？單字也能成行？當初——當初——」  
當初甚麼呢？他懶得往回想了，他只是憤恨這種暴奪，唯一的能和他起共鳴作用的只有那陳禮齋的。他還敢向誰聲訴呢？他一個老書記官，或是說一個寫字匠，他甚麼都不相信，但是他很相信老，然而老並不是罪過呵！不要謝的花，只要稍微有個波動，花就要飄零了。老人是不會再年青起來了。

他想慢慢提筆就寫下去，右手握着筆桿將寫到為訓令事的「事」字上，筆隨着手就抬起來，頭緩緩低垂下來，直到眼鏡起貼上了掉上的紙，才又慢慢抬起來。他的頭昏迷得似睡似醒，可是他確實有些睏睡起來。可

是，然後用手對着老書記官搖過頭來，老書記官又清醒過來，手往

下搖過頭來，老書記官又清醒過來，手往

「你真可以的！」馬課員諷刺地說。  
老書記官依舊低着頭不語，嘴裏只是連着唔唔了幾聲。  
「睡覺也得找個舒坦地方，這是辦公室。」馬課員像是教訓着人，也像是故意說給課長聽似的喊起來。  
老書記官從桌旁又拿出一張淨紙來，開始重新寫下去。  
「要是寫不了，趁早說話，別就誤公事。」馬課員邊走邊說。  
「寫不了？我——」老書記官心裏問着自己。

他想起來就不由己的連着把頭搖幌起來。他感覺如今的世態，確實是有點每況愈下，為甚麼人和人常是懷着角逐的意識呢？難道他就真沒有一點力量，使自己和一切來抗衡嗎？想起來真真使他感覺更灰心，他恐懼這些莫名的紛擾來煩着他，他還能有甚麼希望呢？

並且死得那麽慘！  
陳禮齋的影子圍繞着他，正好像一團死沉沉的氣息窒塞着他，不由得過身打着哆嗦。他又將有個甚麼結局呢？他曾親眼看見陳禮齋的女人是那樣的貧困，憔悴，可是他呢？他很簡單，孤身一人異鄉作客，如果他真不幸安





「課長說着話就滿處找烟捲。老書記官手抓起頭皮，心裏痒痒地跳起來。我很想和老先生談几句话，老先生到這邊有多少年了？」

「從前也都是小差事，由二十歲起到現在，實在沒甚麼起色！」

「孤身一人，異鄉作客，自己養活自己吧！」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我給那傢伙寫了好心腸，等會來說着話。」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這簡直是——是他嗎的甚麼事呢？」

藝壇瞭望

國際樂壇報道

轉動不動了，慢慢筆尖就無規則地  
 下了一陣。哪秋風哪——一陣涼  
 的小調。——街外有夜行人輕喊着微顫

五

不遲誤，次日上午，老書記官上班並  
 甚，好像是在這裏的一切實在沒有  
 下。牆壁上的掛鐘將敲過了十一  
 長對，老書記官坐在課長屋裏和課  
 官心裏沉靜的。——課長皺

着眉間，「我年紀太高了，實在有礙  
 公事的進行。」——那裏一定是另有高就！  
 課長又展開眉來說。——老書記官驚訝地

「我想我所能說的大概不會  
 差，只不過是你不願說明罷了，  
 其實上邊的意思也很懇切，對於  
 同人絕不會輕易更動，如果同人  
 另有高就，那裏上邊也是會照准，  
 何況在一個地方不是做事呢？這  
 個小差事——實在這裏也真是沒  
 機會。——老書記官真是高興地說。  
 哈哈！——老書記官說。  
 着說。——老先生這個簽子我可以轉

呈一下，以後，還希望我們能在  
 一起共事！——老書記官說着就  
 身，表示已經昏暈地出了課長  
 室，自己腦筋裏依舊想：——

「假如他稍微一表示不滿，我就  
 可以算爲罷論的。爲甚麼他就  
 當益壯？——老書記官說。  
 嗎？——小王先生！怎麼要養老  
 眠的時間了！——周辦事員搭着腔。  
 子裏笑出了一聲。——周辦事員搭着腔。  
 老書記官望了望每個人的

臉，然後嘴裏叨叨着：  
 「你們這羣不知死活的東  
 西，不想個出路，你們自己  
 來會譏笑我，去得明，我還算有  
 幹，死得正，去得明，我還算有  
 一點硬骨頭，你們嗎？——早

亮，只在他那無牙的口腔裏滾動。  
 一切，在煙草的氣氛裏，一位新職員  
 正向每個位子上遞片子，鞠躬。  
 「這是誰？」老書記官對公  
 役這樣問。  
 記。——公役這樣答。——一九四一年十月

於本年七月三十一日逝世，已見各方所  
 報，道，依照波蘭國風習，該大藝術家死後  
 之遺骸與心臟應分別埋葬在英國之亡命  
 波蘭政府，經特別閣議後，授與最高之  
 波蘭將軍榮銜，目下建造中的波蘭巨  
 艦，即命名爲「巴得勒夫斯底號」。——  
 拉溫斯基，最近抵墨西哥市，已定於星  
 期五，星期日指揮墨西哥交響樂團，其  
 節目有樂團演奏之「紅裙亂舞」，該曲  
 亦爲氏所作云。

團等七個樂團之指揮。  
 自動，如氣上生機，可使唱片公司發明一種  
 奏，向迴轉，如是一面演奏完畢，將該唱片翻  
 逆，向來，這可以說上面是留聲機之再進步，不  
 人力，是欣賞者可以說上面是留聲機之再進步，不  
 然，是欣賞者可以說上面是留聲機之再進步，不  
 向，謝！——羅斯福大總統的氣行的歌有兩種傾  
 謝，謝！——羅斯福大總統的氣行的歌有兩種傾  
 吉爾！——羅斯福大總統的氣行的歌有兩種傾  
 「我食料不足，而流里如波林附近最流  
 甚感，內中充滿悲哀之情調。第五交響樂是  
 行，一譯音，悲多芬的交響樂，在  
 一種誇耀，勝於此曲，成爲大衆的音樂，在  
 歐洲各國，電台播音，節目中必有此曲，在

悲多芬作曲的真面目，現又爲各國人士  
 所再評。——蘇聯，大衆歌詠亦是列  
 於國防的功課之一，在烏拉爾的東方，  
 可謂是前線學校，莫斯可及烏克藍各地  
 的大中小學校，咸移於此。——保衛我們  
 最祖國的一行。——走上前線。——諸曲是國防曲中  
 最流行的。——今年爲奧地利音樂家莫札爾特  
 (Wolfgang Amadeus Mozart 1756-1791)  
 一百八十五年誕辰，一百八十五年週年逝  
 世紀念祭，在戰時下的維也納，在莫札爾  
 特協會主辦下，舉行盛大之紀念會，按  
 氏在十一歲即有歌劇發表，十四歲爲國  
 立音樂團之一員，後爲皇室作曲家，在他  
 短短的三十五個交響樂中，共有六百個作  
 品，讚。——四十九個交響樂，「鎮魂歌」一主

桂青浩

# 路伴

## 黃軍

剛進後半夜，科爾沁旗大草原上起風了，風聲如同白日間在草原上游動着的牛叫，來提醒還只願沉睡的人們，如果有人真的從這時醒來，也許會感到在前夜剛過，黎明未來的時候，仍應該再繼續睡下去的。

風從披着薄露的早春小草上爬過，把新生不久的草梢給壓得亂蕩，倘若它滋長得再健壯些，或不致這樣順從的受着撥弄，現在總算可渡過一個前夜了。有一排駱駝從遠處的沙丘上顯得很愚笨的走過，搖出的駝鈴聲因不整而零散的消在被風給展開的沙幕裏，沙丘也不自主的被風給改變了形勢。

挨近沙丘的是一條遇風便翻起黑水花的遼河，河流也讓風給蕩得加急了，蜿蜒成蛇形的河身，在風裏急速的爬動着，彷彿有人在抖着它的尾巴。河流常因為風的壓力而開闊，把離水邊最近的沙丘吞沒，有細碎的響聲只能在沙邊最近的地方聽得見。白日裏牛群羊群到河邊來飲水，無

意間給留在沙丘上的足跡，也讓風給撫摸得不見了，甚至從沙丘上都看不出剛纔還走過一排駱駝。

在沙丘附近，擺佈着由疏散的幾處人家給構成的部落，因為牛圈羊圈在草原上佔去了比人家還要寬敞的地方，所以部落便顯得很龐大，藉沒讓風沙給遮滅的星光能隱隱的望到。這時部落裏還算清靜，僅能聽到風吹籬笆的聲音，關在圈裏的牲口們還不會有領頭的叫起來。

靠近白楊樹林的小屋，是老綿手從遼河担水來合泥築成的。然後便同他的女兒小綿住在屋裏，另外他又在離小屋不遠的地方給自家的牛羊築成了比小屋還堅實的圈牆，圈門是他精心在白楊樹林選來的枝莖製成的，因為它常和牛羊的犄角接觸，細枝便首先斷折了。

同沙丘一色的小屋，是繞在籬笆裏面的，籬笆門和圈門僅隔有五步遠的樣子，這全是老綿為小綿便於擠奶和剪毛的工作纔設

出這樣近的距離。繞着小屋的短籬笆，已經讓頑皮的牛羊在擁出圈門的時候用犄角給挑得破碎了，小屋像蒙在一片破網裏。籬笆在風沙裏不安的亂抖。

這小屋的主人老綿，在前半夜就沒睡沉，他常常雲着眼睛翻身，和咕嚕些聽不清的言語，有時他覺得含有涼意的銀耳環時時妨礙着轉動。後來他終於是感到一點疲乏了，便把頭縮藏在披在他身上的老山羊皮裏，用頭壓着銀耳環入睡。好容易挨到後半夜了，風聲把他從模糊的夢境裏震醒，他摸了摸感到澎漲的額角，覺得手指上輕滑，有些小豆粒一般的汗珠讓他的手指給抹碎了。

他掀了掀披在身上的老山羊皮，半欠起腰來，斜着一張乾癟的臉相，對不滿二尺寬的紙窗松着眼睛，他的嘴角微微抽搐着，有一條類似透明的琴絃一般的口水，從嘴角一面伸縮一面滴下。

「唉！」他搖了搖頭說，「到天亮，又該

麼捨得交？兩對牛兩對羊是不容易照看大的。唉！王爺早都死淨了，王稅還不取消，這明明是那群牛羊不如的無賴們幹出來的勾當，欺侮老實人……」

老綿急燥的抓了抓耳環，咕嚕着乾啞的聲音，他隨又躺下翻了一個身。他怕會把睡得正香甜的小綿驚醒，便極力節制自己的轉動，可是他又覺得老山羊皮的每個毛梢都像乾麥芒一般的在刺着他。

蜷臥在炕梢的小綿，似乎沒有一點心事在擾着自己，很舒適的把身子藏在一件羊皮裏，她的嘴唇吻着那精巧而自然的小毛髮把均整的呼吸散在小毛髮上。在枕邊，有一縷繫着紅繩的髮辮靜躺着，那紅繩已經失去了束制髮辮的力量，將要從髮辮下脫落。她的眼睜得把睫毛攏在一齊了，顯示着她在後半夜是睡得正濃的時候。

相反的，老綿是實在不能再合上眼了，且覺着眼睛上有些近

發神經質的震動，使他用粗硬的手指不斷的去揉。遮在他身上的那件老山羊皮已經向脚下退去了，他很懶不願再把它扯上來。這兩晚上，老綿常在睡覺前不脫去一件衣服，現在已經把土黃色的舊布衫露到外面了，最上的兩個鈕扣已不知從甚麼時候敞開，他沒有去結。用兩隻不知放到甚麼地方纔舒適的手抱着一個已經不飽滿的枕頭，可是他還好像得不到甚麼依靠似的，混身各處都覺着不能得到安靜。

老綿聽着風聲，聽着白楊樹林的葉子響，和窗外的籬笆響，覺得各種響聲都是故意的向他而發，於是他就像外面的籬笆一樣的不安了。他在不安中，不斷的抓弄耳環，彷彿想從耳環上找到能免去納王稅的辦法一般，雖然他知道耳環並不是那裏有用處的東西。

「我能忍心讓外人白白的把喂得胖胖的牛羊趕走嗎？世間的事不公平的也太多了！」

他抽插着嘴角只咕噥。在天亮以前，老綿把油燈燃起了，從燈心上飄起一縷輕烟在小屋裏漫舞，小屋裏通紅了。燈盞正放在老綿的頭裏，他摸摸撒撒的坐起來，結着胸前的鈕扣，他覺得是該喚醒小綿去擠奶的時候了。

「小綿！吾！遲遲罷？該到

擠奶的時候了，唔！」他伸出多毛的手，推了推小綿。然後又縮回來揉自己的眼睛，他和善的看着小綿的動靜。

「爸！醒得好早啊？」小綿醒來了，一點也不知道老綿整夜不曾睡沉。其實她也知道催稅的事，但卻沒想到會這樣折磨老綿。

「爸！這兩天的色氣很不正。」她對老綿端相着，「又彷彿見瘦了一點！」

小綿編着辮梢，藉燈光發現老綿的兩腮不如往常那樣豐滿了，她很關心的問着。

「不見得！」他先冷冷的吐出這三個字，然後又接着說，「妳還是快預備去擠奶吧？」

「是！」小綿答應着。老綿背過臉，在疊着山羊皮，從山羊皮上蒸發出一種腥氣，散漫在小屋裏。

小綿先在小屋裏收拾了一陣，然後就提了桶預備去擠奶了。這工作從她媽讓一個烈性的牛給頂死以後，就操在她的手裏了，許多的牛都在她這雙溫柔的手裏馴服，現在她又該去擠奶了。

小綿剛走出屋門，忽然又被老綿給叫住。

「小綿！記住爸的話，別再和那個姓邱的小蠻子湊到一塊兒，我們不是一種人，他是南蠻

子！」老綿也下炕了，銀耳環各齣的閃閃放光。

「爸你總這樣說，我不願聽！」小綿帶點乖氣的搖了搖肩膀，她也不願再說，便一啾嘴，提着桶跑到院裏。她隨着就鼓着嘴唇吹起口哨來，沒有一點高興的樣子。

現在大草原上的風已小得多了，幾乎再不能把小草壓彎，風是輕輕的飄動着，都不覺得吹臉了。這時牛羊的叫聲却漸漸的盛起來，且有些人們騎着馬在大草原上賽跑，剛有馬腿高的小孩子們，在後面拍着手叫，有的提着怕跑起來絆脚的破鞋，用腳掌踏着小草尖跑。

在白楊樹林的附近，是不適宜賽馬的，連小孩子們都不到這裏來玩了，雖然這裏是先浴到晨光的地方。小綿捲起袖口，準備擠奶了。每頭牛對她都是很溫和的，在她的身旁很敦厚的立着，那像山孩子拳頭一般的奶頭，在任着她的拍弄。奶汁潔白得如同混過漂粉似的，輕細的瀉到桶裏。小綿一邊擠奶一邊向白楊樹林邊的小道上張望，那條小道是可以直通到遼河去的。

白楊樹林裏有清脆的鳥聲在叫了。

「福哥！」

小綿的眼睛在那條小道上的轉灣處和一個搭着撒網的青年人相遇了，她搶先叫起來。她知道沒有叫錯，那就是老綿常稱他作小蠻子的邱福。現在他是要到遼河去捉魚的聽着有人叫他，回過頭，正看見小綿用一隻滴有奶汁的手向他招動。

「我捉魚去，妳能去嗎？」他希望小綿也去，停了停脚步。

小綿生怕爸爸會看到她們的情形，便趕緊擺手說：「福哥你先去吧！」她回過頭向籬笆裏望了一眼，「等會兒我去找你！」

邱福很了解她的意思，也沒多停。「好！我還是在攏船的地方等妳，不見不散啊！」

「不見不散！」小綿望着邱福轉到白楊樹林的後面去了，纔輕鬆的舒出一口氣，她再也不能安心的埋下頭去擠奶了。近來，她每次遇到邱福的時候，心情老是要激動得很亂，現在她反倒感到一點憂鬱了。

「他身上有甚麼東西在吸引着我呢？」小綿想到這裏，不覺得身上發一陣熱，在棕色的臉頰上浮起一層紅暈，她陷入一種不安的惶

惶



混身上發癢似的。說話的時候，或順手，他常常用幾根手指點着鼻子的尖鬚。樣子，或順手，他常常用幾根手指點着鼻子的尖鬚。樣子，或順手，他常常用幾根手指點着鼻子的尖鬚。

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

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

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小綿挑起眼皮來，隨又垂下。

# 新書出版

## 蘋果樹

現已出版

林

栖譯

每册六角

近四年華北純文藝譯作之最佳品  
喜愛文藝者不可不人手一册

「蒙古的！是不能在牲口羣裏混着。」

「從那時起。凡是爸爸當着他說的話大部分都能記住了，漸漸發現這裏的人和他的不同處很多。五年前，大草原上流行着傳染到人的牛瘟，牛羊死得無數，人死得也無數，爸爸便隨着一些死的和他遠離了。他還記得爸爸在臨臨最後一口氣的時候，掙扎着對我說：『你大胆的活着吧。我快離開你了：不要在牲口羣裏混一輩子，過了河纔是你的世界啊！』」

「爸爸離開他了，他還生活在這裏。」

「我真對不住爸爸的話，在草原上又白活了五年了，決不能再這樣的活下去，去找我的世界！」

「可是有牽連着他的東西，他不肯割斷。」

「小綿回來了，不容他再想下去。她很安詳的坐在邱福身旁，順風能嗅到邱福身上的魚腥氣。」

「福哥！你看河那邊這幾年變化得够多快呀？」她似乎另外又想起了甚麼：「我真在這裏活够了！」

邱福點了點頭。

「我也在這裏活够了！」

小綿睜起眼睛往遠望，用半仰着身子的姿式。

「幾時這片草原也能有點變化呢？不然連牛羊也都要在這裏活够了！」

從她的記憶裏，河那邊是一天比一天興通了，有兩家理髮店的大玻璃窗在陽光裏發亮。像張着溫和的笑口。小綿像得到一點甚麼啓示似的，抓着邱福的肩膀說：

「福哥！你不是常說要到河那邊去作工麼？最好是我們倆能一齊去，在一塊兒去作工。」

她認真的抓着邱福的肩膀不鬆。

「妳不怕離開草原就沒飯吃麼？」邱福也認真的說。

她搖着邱福的肩膀。

「別小瞧我們女孩子了！誰的力量都可以換飯吃。我們女孩子一樣可以作工，不一定都是白活的！」

邱福用手指在膝蓋上畫着甚

麼。

「我怕妳吃不了苦！」他冷冷的說。

「只要在我身旁，我覺得世界上是沒有苦的！」小綿的眼裏突然閃着淚水了，她在極痛快的時候是常常這樣。她任着淚水往外流，不會去擦滅它。

「是的！只要妳在我身旁，我覺得世界纔有快樂的。雖然我們不能在快樂中停止前進。」邱福很了解她這時的心情，用式袖在她的臉頰上擦着淚水。

「所以我們要一齊離開這裏，到遠處去走一場！」她把每個字都唸得很響，很脆。

這句話，却把邱福激動了。他把身子向前挺了挺，用兩隻手抱着膝蓋，翹起下額，使眼睛逼視着小綿說。

「妳真有離開這裏的意思，將來我們是可以一齊走的。」他搔了搔短髮，眯着眼睛，「恐怕綿伯伯要阻攔妳，眼看着該剪羊毛了！」

小綿把眼光移到水面上。

「你相信我！」她像在回憶着似的，「我不是受甚麼阻攔就灰心的人，早晚能把阻攔我的東西破壞了，自己安排我自己！」

邱福把身子向她貼近了，輕輕的替她撩着鬢髮，她的氣息，使邱福作了片刻沉默。

「綿妹！我彷彿覺得這世界上只有我們兩個人，我們自己的幸福，是我們自己耕種出來的。」

這聲音很親切的送到了小綿的耳裏，她感到身上一陣發熱，一陣發軟；不知不覺的把身子向邱福的懷裏斜去，那懷裏是溫暖的。當邱福用含有情熱的眼光來愛撫她的時候，她的頭已經安放在邱福的胸前了，頭巾輕滑的也移動了位置，可是她覺得，除了覺出自己的一隻善於出汗的手被握在另一隻有力的手裏以外，便是感到身上越發的熱，也越發的軟了。

一九四一年五月寫於南京

# 連貴的一天

李磊創作選(下)

個人創作

推荐之八

連貴孤獨地站在屋子門口，只想着跟爸爸再說幾句話，於是愕呵呵地不覺又把一些事雜亂地重新在腦中映演起來。

翟四大爺彎着腰，把一張叫火烤得油黑油黑的臉歪歪地向上看着爸爸：「不這麼着怎麼着呢？你病啦啦的！上有老，下有小，幾口人就餓着麼？」

爸爸只是低垂了頭，默默地坐着。

奶奶用一雙那麼情愛的眼光看着自己：「沒有法子呀！咳！孩子！孩子！命苦哇！」像是已注定了自己的命運，不定將來會有多少痛苦要受。

連貴想到這裏，便覺得自己飄呼呼地像離開了世間。一直覺到有人喊他時，他才想起要看爸爸的事，可是，已是被生疏和恐懼侵襲了意識，他隨着那天見過的何先生茫然的走着。

「孫連貴，今天可就上事啊！」

「是！是！」他惶恐地趕緊答着，當「茶僮」這件事，在他腦中清楚了。

「你爸爸走了！不要惦記家裏！」

那何先生搭訕地告訴他，一種夢境般模糊的往事又兜向腦間，「我爸爸走了？」他不由的喘喘着。

「嗯！……進來！給你更衣裳去。」——一身白制服，一頂紅帽子。

連貴茫然隨着擺布，後來，就把衣服換好了。

「這多麼怪不好意思的！紅帽子，還要歪戴着……」他這樣想着，却已是被領到那雜要園裏了。

「孫！那天不是告訴你了嗎？都幹些什麼。你就挨着條地做！反正只是那些事！拿拿盞碗啊，打個手巾把呀……」何先生不甚關心的，這樣說着，便自己走去了。

他呆呆地站在園子儘頭，幕地園中一陣大亂。人們在喊着。像在造成絕大的驚奇。這不由使他對目前又行注意起來：只見人們的臉色並不是他理想中的驚異，却是各個在罩着一層厚厚的歡愉，而目光却一致投射到台上動作着的一個姑娘，她茫目的說着一套自己沒聽過的話，但面部

一動一動的雖似機械的呆板，兩隻眼却極活潑。台上，台下，無一處不極努力的尋視。於是，人們又行熱烈的叫起來。——啊，這次他看見了，是那麼帶勁兒，原來只有熱烈表現出來狂樂的興致。

那姑娘開始唱了，每到唱完一句，拖長的尾音就又被一個更大的雜沓的聲音壓了下去。他漸漸聽懂了這呼喊——好！勁兒啊！……這使他心上像在刺了麻脾的藥針，感覺到自己在一些醜惡，卑賤。他髮髻已經愧在一些故舊相識的人們還有着記憶。

這時，老何又來了。「我說孫，已經一個曲兒都過了，你怎麼還在這站着？來！」

於是，連貴重新顧到這使他惶惶的新疏的生活上去，他看身旁過去的同伴手裏拿着三把瓷盞和一籬碗，似乎連映也不映他一眼。還是老何喊：「二樂子，帶着這新來的給你幫幫忙兒！他叫孫連貴，就手給他們引荐一下。」

別遞給客人，又接過許多脫下來的馬褂和帽子，連貴也跟着拿，忽的人們又一陣大亂，他身旁那位遊客端着碗碰在他肩上，滿滿的水洒了下來，漬了那客人一鞋幫子，急得他跺着腳。「你他媽的！擠！狗！」使力用腳踢了他一下，好像對付一個狗。

連貴含羞地掙開了，他想：「狗？我怎麼叫人當狗來看待？」他回頭用希冀目光看着二樂子，却意外又受了他一番責斥：「不長上眼不行！哪個爺們不是花錢找樂子的，觸犯了一點不扒了你的！」

連貴也兩把盞幾個碗地來回端，只隱在大個同伴身後，萬分小心的在人堆裏挪，預備換取客人享受地滿足。他嚙嚙地偷看人們的臉，已經完全消失了本來的蠻橫或艱苦，他看那穿密排紐綵淺緋色絆小褂的遊客，人造絲製的極薄衣服，被挨得很近的電扇吹得飄起來，吹得他好似十分舒服，一隻腳蹬在前面坐位的靠背上，手敏捷的把瓜子一個個向嘴裏送，將支出高高的黑牙在嘴一張一合地隨時露出，「呸」力量



充沛地四濺着唾沫就把一個個的殼兒吐掉，眼睛色情的隨着台上轉動，不時發出粗大的笑聲，叫好的狂喊也隨吐出的瓜子皮一齊送得遠遠的。那邊的胖子，貪婪地佔着兩人的坐位，不時揮動肥粗粗的胖手，胳膊上刺着藍的「力士」，很高興很自信的向旁邊的矮子誇他園子裏的經驗：「哈哈！爺不坐前排，叫他們小孩子闖去，他們心氣盛地，盼着台上姑娘們給他們飛個眼兒。其實，他媽的！哈哈，爺們這色迷勁兒也犯過了！他媽的還是錢，勢力！哈哈，我一張口哪個唱手敢違扭？」

像是過着不知在世上地位的日子，人們失掉了意識。「拍！」冷不防連貴耳旁一聲響，只覺眼前迷茫茫的，踉蹌身子一打恍，臉燒到耳根，像是墜在無底止的山谷裏。「媽的！端着狗食傢伙總在這兒恍！爺花錢找樂來的。」連貴清醒了，他感到局部的痛楚，但不敢看一眼那位客人，連忙溜走了。他甚至不敢看那裏的每一個人，他怕他們殘忍，鄙夷的目光。他默默的又走到園子後面盡頭，貼在牆根一動不動。台上正換上新奇大魔術。人們漸漸收回去乏累了的目光，用茶來潤乾燥的喉嚨，語聲雜沓地彼此似在得到談話的機

會，都在吐訴自己對於角兒技術的品評，自然，有目的地涉到色情的享受問題上去了。有些人去到廁所，口裏依舊忘不下腦中的問題，不顧大張口換進去濃重的尿味兒。

不是短時間所能發洩完的熱情。於是，台上的孩子在盡着人不能使出的力量來翻跟斗，或者倒置身體的各部分的幽默相，竟引不出一聲「好」！然而，連貴看了那爲了生活的孩子，他片刻的滿足了。他整個的心被那三個孩子吸了去，他忘了他受的特遇。他漸漸驕傲起來。他趕快再做他的工作。

「連貴！跟我來！」二樂子拉他就到了後面，他意外地歡喜，以為要會有幾分鐘的休息了。「翟四大爺還在那呢！他希冀的看着那老人被火熾得紅紅的半個臉，赤着的背滾滾的流着晶瑩的汗珠，正在吃力地舉着沉重的水勺，蒸那大鍋爐裏的水。這時，裏邊蒸汽騰騰地看不見會有人，二樂子一直拉他向裏走，才見熱汽層裏還埋着人呢，他又回頭看四大爺的臉，被強烈的火光射得顯得那麽炫耀，像在射出強的光芒，他有心叫聲「四大爺」，但不由和同伴都埋在蒸汽圈裏了。「拿着！走！快！」他眼睛已被薰得迷住了，只

願趕快跑出。

「跟我走！上樓！」連貴隨着同伴走了上去，來到直衝戲台的包廂裏了。「三爺！你擦臉！」二樂子從他手裏拿過一條雪白的毛巾遞給那位客人，接着聽他呼聲二奶奶，又遞給裏邊婦人一條，隨手又遞給坐在前邊的孩子：「四少爺！好看麼？那孩子倒拉車。」

「好看！好看！那孩子倒拉車。」只見孩子把臉一輕輕地一抹，向地上吐出個剩的口香糖：「這不好！電影裏頭，大戲上，都比這熱鬧！」

這時，二樂子早給那男人點好煙捲，在女人把手接過煙的時候，含笑看着那少爺的臉，等他未說完的話，連貴只管偷偷注視每一個客人，抱着木盤子只把用過的手巾擰成捲放在旁邊。「娘！小徐跟斗翻的多俐撒，娘！還有小蔡，說着，那少爺一扭頭，對二樂子鄙夷地一撇嘴：「這是野孩子玩藝兒！我們學堂的壞學生比他來的好！娘！趕明兒我跟我小徐小蔡拜把子，我叫田興華，都是華字兒，多麼好？」

「我還愛那兩孩子，他姑娘也愛那小蔡，」那婦人好似在跟男人說話，却是在回答孩子：「等擇個好日子，在咱家辦！」「二奶奶！」那男人涎着

臉歪歪身子向那太太耳旁低聲說：「等那天我得跟小徐玩玩；」接着他一回頭：「去！一會兒給田公館打個電話，告訴汽車不用上這接來了。等夜里開天樂戲院去。」

連貴在同伴後頭趕緊退出走了第二個廂。「這是田公館的二奶奶小四少，和二爺的朋友金三爺。是咱這的常座兒，永遠是我伺候着。等你熟了讓給你，」說着嘴放在連貴耳邊低低地：「零錢好找，可得應酬好了！」

連貴意外地得了這同伴，自然在幼稚，懼縮的心上得了極貴的安慰。「咱們就這幾個廂了！」等他們送過五處手巾，那大個對連貴說：「對過那五個都是江大頭！」說着把他手中托着用過的手巾又緊了緊把兒，使力向樓下扔去。

連貴隨指向對面看看：半環形的樓廊底下懸着吉黃大紅的帳子，寫着「響遏行雲」……以及些什麼的。而下面佔着的茶房一扔，一包手巾落在同伴手裏，「你瞧！那是江春。」連貴又看了看那一拉腳的包箱也都是衣履闊綽人物，那個姓江的也高高地歪頂着小紅帽，笑嘻嘻忙着。這時，台上換了個小姑娘，垂着一條烏亮亮的辮子，台下

震地熱鬧一陣，就見她嫩聲地也說了一套話，然後打着鼓唱起來。他也不及多看，就被同伴拉到後邊去了。那裏也坐滿享受娛樂的人，可視綫很難集中戲台上了。二樂子就打開他盤中的灰布包，拏出一把灰黑的手巾，很快地遞給每一個客人。那些人却有代價似地盡自擦，相互用力地剔牙縫兒。

「嘿！我說老七，你瞧！怪可憐的，是不？這小姑娘？」連貴看看發着外省口音的中年人，穿着粗藍布褲褂，正用張黑的手巾擦那紅絲的眼，露出半個油黑的面孔。

「可不，不定學這曲兒要挨多少條條呢！」連貴又看看台上的歌女，仰着脖子大張嘴的唱。

「吃這行生意飯的本來不容易，」一個垂滿白鬚的老者講給他們聽，「你看那大姑娘們自在在地唱，那是打從小受出來的！哪有容易的嗎！哼！活着嗎！哼！哪有容易的呀！」老者說時用憐惜的目直看連貴。那些客人感動了，兀自在嘆息着人類。但是，他們是尋求快樂的，在連貴手巾把換過第三批的時候，人們只呷口苦茶，又扯到於他有關係的別的問題上去了。

會兒籠罩着的騷擾。

連貴漸漸熟悉了這生活。他腦中浮動着的客人狂歡着的面孔，叱咤着的怒容，台上歌女淫冶的表情，孩子苦痛努力的動作，小姑娘嫩弱的歌聲，四大爺烤紅的汗臉，闊太太富饒的舉止，老翁慈祥的顏色。一切已由難查地在交織的結果，漸漸變得平靜靜的了。

他在二樂子提攜之下，抱着莫大的感激對這同伴。他知道了他也曾是高小的學生，被許多人賞識過的。但。現在呢，不也是爲了活着，把蘇世傑三個字深切地隔絕了舊日的一些好朋友？而同時，這同伴也明瞭了連貴，是在爲了活着，整個地把自己出讓了！——是在爲了活着！

燈光已滿了舞台，只留着欄杆底下的兩盞遮着半面綠罩子的電燈沒開；台底下的前幾排和樓上的最前方，客人們被照得也越顯神怡氣爽，益行闊大了嗓音，提高了興致。

媽在胡家這時在哄小青少爺玩，也許在替小姐熨旗袍，不然，給獅子狗洗毛呢；小福弟呢，一定睡醒了，正在奶奶懷裏哭，他聽不懂老年人的一堆老話：什麼老年受，受不勝受，什麼骨肉活離，前世造孽啦；他在哭飢餓的脅迫。爸爸呢，一定在

又到河邊溜，看流水被秋風吹起漪漣，幻想出眼前的路；——他像處身生疏的遠鄉，戀戀地想到家。

台上歌女正唱着婉麗的曲兒，人們狂烈地哄笑。這於他漸漸熟悉了。

「喂！相好的！」一個生疏的大同伴打斷了他的幻想：「這邊來！」

連貴看他大大的頭，油黑臉，知道是江春。——好麼，人家找我來說話。他很感到同伴的好意，也想搭訕些別的話，但臉紅紅的像有塊硬東西堵在喉嚨裏。於是他只有隨着跑下了樓梯，到後邊盡頭。那裏已有七八個孩子，穿着白制服，有幾個小個子的已經穿成灰色的了。

「是他！剛才我看就像他！」那圓眼珠，鷹鼻子的小順兒這麼說，使那些孩子都用希異的目光尋現這新同伴，二樂子張着嘴同情地看他在過來。

「小貴兒！你怎麼也到這兒來了？我說，那工夫你要跟他媽的那一幫學生同樣地看不起我，這回可不能叫你在這幹！」小順兒瞪着兩隻亮眼，似乎在他開着玩笑，却一面是叫那些孩子瞧他的英雄勁兒。

「小貴兒！你不是上學嗎？怎麼也幹這個！上完了學當茶童？」大頭，你念的年頭還

少。就他媽的二樂子也這樣，上完了學當茶。」

這不僅使連貴臉發燒地紅，心蹦蹦地跳，羞愧得無地自容，就是蘇世傑也會紅了面孔。「這是沒法子的事，活着麼！」他這樣回答，話聲是勉強，乾啞。

江春也會感到時間的空惘，「咱們都沒有說的，相好的！認識認識這幾個同伴。」小順兒，回頭你們一道回去，告訴告訴他這裏的規矩！」

連貴意外地還會在這裏得到同情，他雖然茫茫地感到空虛，却也暗自欣喜，——孩子沒有詭譎，只有熱情。

「二樂子！你們三人在後邊去！小順兒！你們三人在後邊去！小順兒，跟我到前頭，他還沒到前排看着呢。」於是，大家散了開。

連貴在江春後邊，到了台底下。他回頭看看人們：都在笑張着嘴，涎流在嘴角，隨着眼睛仰起脖子地看，不時微微點點頭，兩手自然地湊到一齊，輕輕地拍。江春熟稔地招呼着客人，很敏捷地斂滿兩手的茶壺碗。連貴看清楚了手續，也就招呼着拿傢伙活，他跟着跑了幾步，自己很得意居然也能一手握了三把壺，懷中能攬好一籠碗了。

「相好的，這沒什麼！練達兩天就會了。」把聲音放低：「誰給你小費接着！」

連貴沒有聽懂，也無暇再問，他只在人堆裏慢慢地小心穿行。

「霍！」台上姑娘不知唱了句什麼，人們狂熱地歡呼起來：「聽這股子勁兒啊！」「妳這不就是要了哥哥的『夢』了嗎！」

「霍！哈哈！」人們像有所慰藉地笑起來。

連貴很怕再觸到客人的脾氣，很小心地捧着器皿，對四外連映也不敢映。他們一踏一蹣的差不多斂齊了一些壺碗，連江春也誇着：「別看你新來，真能幹！」

連貴稍稍地自詡了。他要過去拿剩下的一把壺，手指剛碰到壺上燙燙地趕快縮回來，沒等他扭過頭去，拍地嘴巴挨了下手，只聽，「混蛋！媽的不長眼眉！」連貴覺到極大的痛楚，不由得眼淚簌簌地流，塑在那裏，「媽的！氣你爺！滾！」那人却似火上添了油，狠命地向他踢。

連貴倒在地上。無意識地就又爬起來，蹣跚地走開，彷彿一些人都在嘲笑他，卑鄙地看他。

兩個同伴都走過來，拍着他肩，輕輕地安慰：「那是那四爺！該你倒霉，方才跟小菊子鬧了一肚子彘扭，回你又端他的壺。」

「你這樣頂對了。只有他

們有理，我們是被一切人壓榨着的！假若你方才辯駁了，那，不給你腿打折了！」

連貴茫茫地聽着，憤怒變作了悲哀。

主管老何已然看清了這幕，他把連貴叫了出去。

他在那裏明白了伺候人的方法。——不是小菊子嗎，不會伺候客人，把財神爺全得罪了，這時候挨打受氣還不算，將來怎麼活着？老何在整着臉責斥着他。於是，在他幼稚的腦子裏幻出個小姑娘，嫩細的歌聲，在台上無表情地唱，得不到一聲讚好。

這時候，由後邊小門裏走出一個婦人，罵着前面的一個女孩子，邊「死」了頭，死「地」，邊「死」了頭，死「地」，只擰得她掙抽着一聲一聲，同時發出抽搭抽搭的聲音。她們走得近了，老何也被中止了話。連貴注意地看：那女孩子不高的身材，低垂着頭，只看得見半個焦黃的臉，滿頭的亂頭髮，一拐一拐地走。那婦人却擦着一臉厚粉，却蓋不到滿口的黃牙，露着沒有血色的牙床，大嘴張翕的直在狠罵：「不要臉，人家跟你說話要你脾氣，我知道你不想活！晚上管叫你認識我！」眼睛睜得圓圓的怕人，把臉上的肉一動一動的做出深深的橫紋。

「你看！」老何看着她們走遠

了，「你比起她們來算個什麼？誰打你挨着！錢和勢力惹不起！可你要長上眼眉會遇到什麼？哼！你聽這孩子，她就是小菊子，可憐不可憐！成天挨打受罵！——你以後照着我剛才告訴你的話來做，聽見沒有？」

連貴清醒的答着，他無語，空惘。

已是茶僮們一日中最清閑的一刻了。這時間就這樣迷茫地在

他腦中消逝了去。台上歌曲作了尾聲，人們未盡的歡樂造成了最後的覺醒。綠罩下的百燭電燈照耀着這最後的鵝的消失在人們的面前。

台上的掛點正指着七點，連貴站得酸麻的身體隨着孩子們到後邊享受片刻的休息，把硬冷的饅頭裝進餓得過度的肚腹。

「快吃！這功夫又有人來了！」老何慢騰騰吃着「三鮮麵」，催着這羣孩子。

連貴第一個吃完了。在「去！看看去！」指揮下盲目地又重新走到前邊，三兩客人陸續的走進，預備來享受這整晚的快樂。連貴照例的給他們端了茶，送過節目單。這時，台上生意人又在唱起來。

在母親懷中哭。然而，他知道這是生活，這需要勇氣，他用着極大的力量強自緊壓這些情緒，矛盾的表面的換上愉快的精神，來供給這需要。

他靦腆着笑臉給客人滿足享樂的希望。

人們沒有滿足，白天來的客人晚間又來了；他認諱那胖子，那姓邢的傢伙……然而，所供給他們的依然是在台上一些生意人餘剩的精力，但這更須盡量地傾出了！——那姑娘尖着嗓子高吃力的唱，努力地拋送眼風，換取牠的代價：僅是人們的色情地笑罷了——那演魔術的孩子，牛馬似的受着驅使被師傅，間接的都是被金錢麻醉了神經，他們瞠目，張口地叫大人擺佈，在摧殘着幼小的身體。然而，至多只會得到客人點點頭，滿足殘忍的慾望罷了！

同伴却還會擠着笑眼彼此說：「這個客人怎樣的大方，那回跑腿怎樣地俏皮，但他們一樣的疲敝了身心，只是在圖『活』的需要啊！」

連貴在一旁看他們的動作，聽他們的術語，依舊莫明其妙。他只有盲目的不時捺在裏邊，藉以調濟他的孤獨，清醒他的頭腦。他力量用盡了！他勉強的支撐着。

還是二樂子可憐着他，叫他

到樓上盡後頭伺候那些慾望小的客人，於是，他在那裏沒有再挨罵挨打，並且還可以倚着柱子迷糊會兒。

「小孩！你新來的吧？」白天來過的那白鬍鬚老者很和藹的問他，使他由迷惘中驚醒。

「老爺子！」他聰明的說：「是！今天剛來！」

「嘿吧！一天够累的！剛來又不慣，」老爺同情的花眼不時地射出憐惜的光芒：「我看你念過書吧！在哪念？」

「去年！今年不念了！」淚從連貴累之的眼中自然的溢出：「在正風小學。」

「呵！正風！我有個姪孫子，在正風。你幾班上？」

「五年級！」

「喝！不得了了！我那孫子才三年。——我說你怎麼當茶僮？真可惜！」

「老爺子……。」孩子嚙嚙着，要說的話在哽嚥裏。

「呵！呵！你也預說了！擠的呀！都得活着麼！」老人自己感動了自己：「都得活着麼！」就一扶拐杖走了。

「都得活着！」孫連貴似被催眠了。

「可惜，我只願陪朋友談話了，小金童，苗小紅都沒看一眼！沒聽一句！」

他們的慾望沒有滿足，他們不知歌女們是在爲了活着！許多人是爲了活着！

然而，這於連貴，真是第一次嚐試着的「苦」呢。他只過過學校的快樂生活，只享過父母的痛愛。時間就似連綿的雨天，放晴的日子在希冀的心上像是已經不在了。

終於，在他迷惘、悲鬱的籠罩下，離開了人流。

小順子伴着他，他腦中忽而幻出離奇詭異的世界，忽而映出人門醜惡的臉，粗鄙的喉嚨……

他像是騰在霧裏。

小順子也知道乏累和警恐使他的神經失了常，不時拍看他的肩：「小貴兒！他媽的這算什麼？賺錢麼？小貴兒我告訴你：學着怎麼伺候闊爺們，怎麼找零錢花……」

連貴於是盲目地點了點頭，他意識清楚些了。

「小貴兒，頂好你拿自個兒跟小要飯的比，跟受氣的小丫頭比，你就高興了。你看見小菊子沒有？白天同她媽到園子讓老爺們摸，晚上還得給他姐姐拉人呢，她已個兒也保不住有爺們睡。哼，那罪多難受，還得挨皮鞭子你看她臉上，青一塊紫一塊的，

身上更不知有多少傷呢！你要跟她比，她在地獄裏受不完；你呀，你在天堂上呢！——你不信，等你拐到情人里那兒！你準會看見她在電杆子下邊站着。

「小貴兒，你就要這樣做，一邊跟她們比，一邊琢磨賺錢的法兒。」

連貴空茫地聽着，只有這話聲是他的安慰，眼前却像漆黑的海，寥寂的怕人，間或在街上小巷口會有個鵝立的女人，但更加增了夜的恐怖。

「他媽的！聽着了沒有？」

連貴像噴在臉一口凉水：「聽，聽見了！」

「賺錢，我跟你說：第一要長出眼神來，刺兒皮別得罪；闊太太頂好了，搶着伺候，像他媽樓上後排那羣人就不伺候，全窮鬼。第二要會說話，誰都愛能說的，你哄樂了客人準有好處。還有，老何來了呢，規矩矩的，誰給你錢也別要；他走了媽的就不聽那套了！賺錢嗎！誰他媽的不活着！」

連貴極力驚謹地聽，但他腦中仍是無端錯錯地演着一天雜亂的故事。

「嘿！嘿，你他媽的一句話也沒有！」頭回難，頭回難，等幹過幾天慣了……」

末了，小順子在同情中自行分開了路。

已是子夜了。

碧天映着炎酷的月光，籠罩於一切的是寂寥，淒涼。在華燈下却依舊會開着盛誕，享樂的人們繼續着狂歡，於是，有多少可憐人兒尙自要以有數的代價出賣已經用罄了精力的身體！

可是，像頭上懸着一條堅韌的鞭驅策着，其中的更多數須本能地用這可憐殘留給自己的身體，在饑鷹似地搜尋那微少的代價，就徜徉着，徘徊着，在子夜之街頭。

是何等寂寞啊！而更帶着神秘恐怖的氣氛！

連貴偶然把眼向四周望了望，他感到空闊賜予巨大的脅迫，路上似乎出顯了無數的陷阱，需要他驚心地閃躲，徘徊和哀懼肆虐地打碎了他的心，他神志更加迷惘了。

「小順哥！」他忽然驚聲地叫。聲音叩在每一個阻擋物，恬靜的空氣就更詭秘地發出曠遠的回聲，增加了無限恐怖。他清醒了：小順兒早走遠了！沒有一個親人在眼前。

忽然，一個熟悉的影子在他的心扉開一朵花。那是小菊子。他已經牢牢地在微弱腦中有過烙印了。

小菊子還是帶着那副悽痛的焦黃面孔，在電杆下被燈光淡淡地照着，大眼睛凝視着，暗弱，



時	藝
評	術

# 漫罵與批評家

謝溥謙

除了解朋友辦的刊物外，平常的，我是大堆去，毫看力，腦力全用，這不浪費的，我

未必翻當，所以這一次巧時，得個很刺，居題刺目，是暑月，名號，由余的一人，生寫藝物也

什一開頭，庸，余皖人，先生講對，我們講，第一通，東，西，明，白，我們，九，百，如，不，懂

殊摩難的題。談談到新詩。我詩的中，長像，經過，家到，直亂，七，八，糟，的談，到，四，千，字，最，後，來，談

本名西馬一在去勸這行生寫感大敗斷們是——他一年有以的一從，任個，的，的，長進長詩的上並非入來，要問人耳目的，因，去，的把這

些余一原不，因憑，長進長詩的上並非入來，要問人耳目的，因，去，的把這

有以的一從，任個，的，的，長進長詩的上並非入來，要問人耳目的，因，去，的把這

的，長進長詩的上並非入來，要問人耳目的，因，去，的把這









# 藝壇瞭望臺



## 宣戰後的上海影壇

旅滬老人

上海自宣戰後，各種事業皆有改變，公共汽車因汽油節制已改三班制，電流的節省更大為普遍實行，各電影院不得在晚上十時以後用電，因之營業上大為慘淡，現已一律改為

二時，五時，八時三場矣，公司拍片用電亦加限制，只準用原用電額之百分之四十，凡超過者即罰二十五倍。

### △劉寶全上銀幕▽

白髮鼓王劉寶全已屆古稀，除年前來滬一度登台表演外即匆匆北返，近在北平一帶表演無不客滿，此碩果僅存之鼓界大王，實在是聽一回少一回了。

現上海有某公司擬派員赴平與劉老接洽，接其來滬拍片一部，良以劉已屆風燭殘年，為留一永久之紀念起見，俾其具有絕妙神藝之一代藝人之印象與豐采，永遠留存於人世之間也。

### △唐氏父女和好▽

唐若青已與唐槐秋和好，現在仍在天宮上演「香箋淚」，年前曾在華聯拍了一部「洪宣嬌」，聲稱對電影有興趣，所以才加入國聯拍部頭戲，第一部擬拍「新梅羅香」，開拍日期現尚未定。

### △李綺年遺臭千古▽

李綺年遺臭千古，其生平事蹟詳見前報。

這是為許多人所熟悉的，最近十天中又發生了一件大事，傳說有某二小開（闊少）同時追求她，交際得非尋常投機，報上大登——二小開同追李綺年，李綺年各給一夜風流，因此這一對見仲的家長就大發雷霆，對李綺年誹謗了一次，李綺年一怒之下，又遷一新居。

### △周璇變成可憐蟲▽

周璇真是個可憐蟲，自從與嚴華離婚後，就搬到寄父柳中浩家裏去住，起初情形還好，現在周璇完全落入柳中浩的手掌中，成了變相的姨太太了，所以柳中浩的大太太曾經大鬧，視在柳中浩已經為周璇在霞飛路上，另覓金屋以為藏嬌之用。周璇悔之不及，他的片子已不如從前那樣賣錢了，嚴華那方面又不能再回去，上天無路，入地無門。

### △盛行接吻鏡頭▽

接吻上鏡頭，在外國是很平常的一件事，可是近來在中國影片上，也漸漸的發現了。

金星公司的兩部時裝片，一是「桃花湖」，胡楓與舒適的接吻鏡頭，一是「玉碎珠圓」，白虹與韓非，在技巧上說，後者比較成功，前者又太拘束了。但他們或她們的演技，總是牽強的很，這是需要改進的。

### △胡楓由舞而星▽

胡楓是由大學生而入戲劇學校，因生活又成了舞女，做舞女而走紅，但又不滿於現生舌，於是打破難關，拋去收

入極豐的舞女不做，才加入金星公司做基本演員，演技雖不驚人，但在水準之上，很能叫座，其本人之私生活，較一般明星皆為規律。

### △王獻齋身後淒慘▽

王獻齋已死，他遺下妻——袁竹如，女——王薇，生活異常困苦，所以許多朋友都為之幫忙，新華經理張善琨氏，以王獻齋對公司努力有年，特準其家屬按月來公司支領王之薪金，並派袁竹如主演一部戲，可謂寬待。

### △大快人心▽

在上海有一王姓商人，屯積膠片甚多，以致上海膠片價格飛漲，一般影商對之大加攻擊，現由工部局當局，於日前往抄結果獲得底片膠片計一百萬尺，足够上海各公司拍片一年之用，此項大批膠片已行充公，分發給各公司均用，因此大快人心，宣戰後之上海之影界深以膠片來源中斷不能工作，現在則有所得，於是新華、民華、金星等公司，又復活了。

### △石揮成為明星▽

石揮來上海後，一直走着紅運，現在因上海職業劇團因股東分手而散體之很優，金星公司當局即與石揮談判，條件之約，不好立即答應，現在事實告訴我們，石揮已與金星公司正式簽訂基本的合同，並特準在金星公司時可在民華拍戲，已自一月一日起有效！







**鹿頭牌**

滋陰補腎  
開胃健脾  
化痰止咳  
甘香適口



經理處：  
和南外街  
北平五

請用上等的

**騎士香皂**



各大百貨店均有代售

**葆榮齋**

東安市場內路東▲電局五〇六七九



影星金姬羅吉絲說：「我最喜歡到東安市場葆榮齋吃點心！」

歡專做西點  
迎糖菓餅乾專  
本冷熱食物做  
報應節禮品茶  
讀經售各種點  
者洋酒罐頭外  
光咖啡牛奶會  
願冠冠紅茶

**正風打字**

**學校招生**

附設日語英文數學簿記補習班

性別不限 隨時報名  
即可上課 取費廉低

校址：北京西單關才胡同

**泰亞鋼筆行**

宣內大街  
北頭路西

電話二七八一

特聘專門技師  
負責一切修理  
各國名牌鋼筆  
式樣堅美保用  
贈送電刻姓名



本刊登常年法律顧問

**夏陸利事務所**

附設「遺囑事務部」專辦遺囑事宜：有著  
「怎樣立遺囑」承索祇收紙張印費一角  
函索附郵一角二分

事務所：西單絨線胡同十八號  
電話：南局二九八〇號

連載三 幕劇本

麗

(八)

郭遜

那沒有，因為我沒有給他說。

麗舞 麗甲

明。他，不應該給他說明呢。

麗舞 麗甲

你。也。就。索。性。不。向。他。說。了。

麗舞 麗甲

呵。呢。？。永。遠。不。要。再。見。他。離。開。

麗舞 麗甲

可。休。人。真。那。是。呵。你。他。沒。問。他。道。事。呢。你。咳。要。明。應。倒。明。沒。那。

麗舞 麗甲

就。住。他。候。人。是。豈。教。才。愛。可。休。人。真。那。是。呵。你。他。沒。問。他。道。事。呢。你。咳。要。明。應。倒。明。沒。那。

完。過。當。是。在。個。更。了。得。才。是。？。就。說。離。官。！。？。永。遠。不。要。再。見。他。離。開。

麗舞 麗甲

覺。我。想。那。賊。變。可。伴。切。朋。點。活。一。了。就。你。實。們。像。背。也。後。於。何。精。只。是。強。好。更。的。可。真。

麗舞 麗甲

可。真。豈。有。此。理。！。那。你。不。太。

麗舞 麗甲

可。真。豈。有。此。理。！。那。你。不。太。

麗舞 麗甲

（一）計於廢人活也保死着活過行嗎活覺可那乾想我敗了恰即子信法呢我且我在笑嚇吧了呢分刑過可  
待一在是，着要護，生潑去人，人得是麼淨，再德一好同由，，？將也想？話！，！，！是了了憐  
乙又行我還既，活我我之潑了來沒，太我這，也回喪頓，丈戀假我無怎太，我，死我，有然這；人啊  
手是人又會沒難着，沒効志生牠的路，好容易的，你，不，死，死？。倒話，永，要，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提一的決活有，道，一，靠人，培小！我，也，挺，草，一，落，不，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一陣脚定，不的，個，老，天，養，我，也，挺，草，一，落，不，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隻咳下，死，餓，又，年，青，雨，沒，不，自，起，行，死，一，落，不，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花嗽遇，旋了，死，餓，又，年，青，雨，沒，不，自，起，行，死，一，落，不，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藍一旋了，死，餓，又，年，青，雨，沒，不，自，起，行，死，一，落，不，我，大，了，不，個，一，家，母，因，了  
與一！決，殘的，露我人能有來人被了個總  
得我許這罵，久男封辦說，而為現。

麗舞 麗甲

麗舞 麗甲

不。種。一。他。然。也。是。熱。一。是。我。像。瞎。什。也。們。手。又。是。了。且。他。了。馬。在。有。到。看。是。從。你。去。底。怪。我。着。你。說。一。來。小。份。

麗舞 麗甲

不。種。一。他。然。也。是。熱。一。是。我。像。瞎。什。也。們。手。又。是。了。且。他。了。馬。在。有。到。看。是。從。你。去。底。怪。我。着。你。說。一。來。小。份。

麗舞 麗甲

不。種。一。他。然。也。是。熱。一。是。我。像。瞎。什。也。們。手。又。是。了。且。他。了。馬。在。有。到。看。是。從。你。去。底。怪。我。着。你。說。一。來。小。份。

麗舞 麗甲

不。種。一。他。然。也。是。熱。一。是。我。像。瞎。什。也。們。手。又。是。了。且。他。了。馬。在。有。到。看。是。從。你。去。底。怪。我。着。你。說。一。來。小。份。

麗舞 侍乙

不。種。一。他。然。也。是。熱。一。是。我。像。瞎。什。也。們。手。又。是。了。且。他。了。馬。在。有。到。看。是。從。你。去。底。怪。我。着。你。說。一。來。小。份。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了事的人找 | 會院走的像我們事做做他之走敵了男運是本那你他我一氣材人法你啊就躁然麼弱手嗎  
 人，那出我 | 這去了，在，最，得賊很這，一，濟，的。錢，而化馴，消的要我虧一能狗人來先  
 了玉嬾去，我件看，客裏就的偏的人易也就同他在，然。的，我近手順他你真知能了馬讓玉般，，就  
 了君快的茶想事玉回客裏就的偏的人易也就同他在，然。的，我近手順他你真知能了馬讓玉般，，就  
 不竟！，房一被君來氣招應 那，，的該是說以玉就而禁，，倒我腕，便稍像道嗎沒應他君無男嬾不搭  
 認 不告定玉了氣的待付 天，是認怪我說為君為禁，，倒我腕，便稍像道嗎沒應他君無男嬾不搭  
 定了就然訴他君，就的客他個早也什為我變話我知我不住  
 了因怎是曾知不 把 人呀男晨是麼，的，了，能道數住  
 天我這麼同打道知直他 一，人，合事一 偷，道他却那的  
 哪是這知什電了怎去敷 一我來有當都個 偷，道他却那的  
 ！投件道麼話，麼醫衍樣就找我有能，總走的吃些命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痛苦世實是我思的定來開了之麼這一你是是兒你回你是殺了前對離一他說哈他他哈怎護一他得要  
 快，，不的台溫，還這五後深問啄生說這啊嗎那到回呀了，頭了開通，來哈呢還哈麼呀千看拿不  
 發你，是墳，柔 許兒年，，房，有可個！？時我到。就就磕對了讓了去這 容我就？ 嘴我剖為  
 洩就我，墓將鄉感死了，依遭子莫處歎房豈 回的兒 來了！這 離一說又話歸前文  
 倒性樣又：還這的這所像在那跟前死可，是本所所了 來了殺，這 離又接我，  
 許把問來 許兒 兒以我這大的地！指兒 不？？ 又離又，罵了，  
 可心着了哩真是這也我永屋裏的緣想，可本， 就是 沒開上  
 以裏你，咽的我是說，離又變分不一見室並 且  
 痛的的，做的是，離又變分不一見室並 且  
 快悲身其 了相我不將不住故這到飲人一且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說審呢還兒我嗎道女一人人最這關見得子馬受還鑄誘挑庭時很悔在他這落的會沒過麼呢我道頭呼  
 回子，有，倒？你之像，抱甜行家甜受，馬 算成，竟，寶幼我我想你的女了過過書堂，再，的說也，我  
 來給誰什可也 也為是好抱蜜子小甜那常虎既心了這逼着惡久胡塗了，可我真以很說後不在，流  
 了丈都變是很反 她女厲換親事人，，家倒人的隨怎就，錯男劣聽塗了，可我真以很說後不在，流  
 誰守你名已對 那的的口，，家倒人的隨怎就，錯男劣聽塗了，可我真以很說後不在，流  
 又節是公幹那 的方這：結過：意當惱而是不該自過了，婚，自  
 能，的這污 想，是 些讓界來是沒免費，自  
 跟這，可個 法難舞 男男上幹個沒免費，自  
 你話下，勁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麗 舞

來好說個知的當男因戀我聽變了(怎他找我吧算的了哈當一時這多開步時比是來把弄會又好際才呀  
 之姐來不你舉了人爲愛們完！，數麼還你沒！了故，哈我死輪你少，碰候旁這，你得像那付志！  
 後姐，凡的動姑拋偷養以全不完了的？來小呀，吧是 吧！拉們準麼步必想豎兒會上出，這麼，的恨絡量了，  
 。更的底，娘棄了了前了，了，了白！，去 你！原這備都走替着知上出，這麼，的恨絡量了，  
 你要人細言的，伴生知痛姐，底 說吧，底 下  
 未，人，才，後下的是，，下 說吧，底 下  
 完你佩今知交來了東的是，，下 說吧，底 下  
 說服天道際看舞西女個真我，，下 說吧，底 下  
 你了這你，了場，學跟的得，，下 說吧，底 下  
 回，樣是才你，被生人，得，，下 說吧，底 下

# 連載生 活叢書 結婚讀本

(四十)

惠 永井教授作  
桐譯

的這全至話包氏靈步的合如的而在  
步也醉會對裏謂肉到戀，果戀在理  
驟就化的戀感：合高愛並以愛性  
。是淨理的愛覺一。不達。然生  
。應化性的，不的的換僅到然生  
該之，真才以純的靈言由理而  
融察把相是感潔的之於想的  
合，隱，真覺戀方從性的類的人  
人於宣正包愛的面原慾境的人  
生能深波純裏的。始礙地精類  
的達心無的靈境不的絆而神，  
最到的遺的魂地然，的却，是  
初美強。戀，。又關還，是  
的滿烈人愛亦塞怎係由兩向發  
而的性類。不諾能，於性的上現  
且戀慾用一以路達而純的的  
最愛，他這靈基達而純的的  
後。完的句魂散到進潔結，實

## 性慾及其發生

保續種生物何謂性慾  
自燃二種物，了大使命，即為自己生存，是與  
火性慾之大，體內，食慾，着大命，是與  
是拉夫特耶定義謂如：何，為，食慾，着大命，是與  
古拉夫特耶定義謂如：何，為，食慾，着大命，是與  
望對生，又據婦賓義謂如：何，為，食慾，着大命，是與  
性慾，衝動，泰斗性慾，着大命，是與  
因性慾，衝動，泰斗性慾，着大命，是與  
察果把性慾，衝動，泰斗性慾，着大命，是與  
為身知如△本結殖又特之，大生，物，何謂性慾  
二為自可，及的，生，夫慾二，在種，物，何謂性慾  
話就為這身知如△本結殖又特之，大生，物，何謂性慾

此態，即所謂蓄積成一種力量，而後向外發散，  
荷，漸達於某種程度，遂與放電漸增，  
加，以發散，而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象，相似，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全，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體，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賀，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種，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緊，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腎，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關係，相，如再將性體之成熟，亦與此電漸增，

液體循環，即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在體內，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充實，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總，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散，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來，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追，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抱，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完，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究，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的，發於全身之神經系統，

然而這時的青年男女，最初感到摯愛的  
人，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或，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的，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蒙，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漫，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一，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其，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一，是他們，甚或不是他們，同類終摯愛的

△性慾的分析  
如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能，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關，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管，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紅，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性，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其，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發，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管，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肌，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主，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面，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乎，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性，用性慾之二大要素為緊張及發散現象

個，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及，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爾，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等，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賀，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複，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生，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心，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之，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致，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在，第一性慾的生理條件，可以分為三

(未完)



大 明

**北京大明製造眼鏡公司**

TA MING OPTICAL CO. LTD.

現遷移新址：在舊址對面菜廠胡同四十九號

# 101 攝影廳

大偉麗壯景佈新  
 紀念週年慶祝  
 第一次減價  
 按照者前往一月起自二月一日本  
**九扣收費**  
 份一歷日美繪仍  
 三九六二西電 內商場中軍西

## 肺癆專科

### 趙子才大夫

國曆十一月十六日遷移朝陽門  
 內南小街老君堂四十六號照常  
 應診贈肺癆常識叢書函索附郵  
 一角即寄

趙子才診療所謹啓

地址：朝陽門內南小街老君堂  
 電話：東(五)二二六〇



松茂製糖廠新品

新年節！禮物！

飛機牌糖菓

餽送親友

珍貴超俗 美觀壯觀

裝璜綺麗 滋味鮮濃

各界極表歡迎

年末酬謝主顧價特別公道

各食品店均有代售

# 特聘超等技師 西法洗染

青田洗  
染織補工廠

阜成門內錦什坊街  
丁章胡同十二號  
借電西局四六九

各式西服中服和服禮服  
各樣紗羅綢緞毛布嗶嘰  
各種呢帽皮帽絨帽草帽  
各國地毯床毯俄國毛毯  
各樣毛衣毛線皮衣雨衣  
織補紗羅綢緞嗶嘰呢絨  
服務社會  
工精價廉  
專人取送  
定期不悞



——是醫學

家所設計，醫學家所指導，醫學家所創造。刷式大小合宜，刷毛軟硬適度。銷售以來人人愛用，個個歡迎，誠為日常生活上之必需衛生用品！  
牠的優點

- 一新式
- 二消毒
- 三衛生

廠址：東安市場正街八號  
電話：東局三二二〇

## 福羅洋行

### 綢緞呢絨專家 大減價

冬季衣料大批運京  
樣最新

色最全無美不備請  
惠臨選購



成衣部

高等技師剪裁

式樣超俗

北京池子南路口東電話三五三三號

# 護士之言

沈素娟小姐歷任各大醫院護士十餘年承她盡把歷年從各醫師處得到的意見告知敝廠特錄如下

(一) 維他賜保命對於國人之體質最為相宜

(二) 患者對於維他賜保命之信任心過於一切

(三) 有嫌注射麻煩者余介紹維他賜保命丸劑效力相同

(四) 各名醫皆承認維他賜保命之功效名譽製造一切都够稱偉大



天然治療強壯劑

補補  
丸針

# 維他賜保命

長命牌



神經衰弱 性病肺病 腰痛背酸 腎虧遺精 貧血軟弱 失眠腦弱 胃呆便結 糖尿脚氣 宮冷白帶 月經不調 產後病後 戒絕鴉片

主治

上海信誼藥廠監製 各大藥房均有出售

華北辦事處：

天津法租界中街八十二號電話三〇六七四  
青島山東路八六號電話三一二一四

北京前門內西皮市九號電話南局二三六九號  
山東濟南市經三路緯二路東五七八號電話〇二八號

烟台二道街

糖各牌  
果種的



比哥請  
亞倫用

稱食味品  
我品氣質  
爲羣芬高  
王中芳尚



人送美裝  
人禮味璜  
歡款可口  
迎客麗

請用味馥斯餅飢



高貴的宴會中，  
美女享客以哥倫  
比亞牌糖果，賓  
主皆大喜歡！